致堂讀史管見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成帝　　晉紀

中書令庾亮以蘇峻終爲亂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受詔不如且包容之亮曰今日拒命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矣卞壺力爭亮不從

王導不爲難老亦不惡清談庾亮則爲風流之冠冕矣使亮識慮深遠處以居嫌自謙不預朝政推陶士行温太眞郗道徽可望之與王茂弘共輔幼主其功孰大焉既未更專政又遠兼求權不與衆賢參懷獨執臆決幾覆宗社其罪與王敦蘇峻亦何較焉清談之弊傾覆西晉導眞目擊而無更化之心習俗移人雖賢者有不能免亦可歎也

蘇峻反温嶠欲帥衆入衛建康亮報曰吾憂西陲過於歷陽

及下無過雷池一步也

為大臣而不知人則何以當大事御之難陶士行與蘇峻品流高下亦易辨也庾亮防陶甚於防峻若非早與大真交友則其失位出奔當無措足之地矣亮之不知陶公者所尚異也陶不喜莊老斯亮之所以不契也歟

蘇峻濟自橫江庾亮走

孔明有言難平者事也前哲未有是言也惟智者接於事而必不甘其情啓釁以召亂乎蘇峻雖驕橫若朝廷處置得宜亦豈敢遽反元規既決意治之而當不為備獨用趙胤守歷陽司馬流據慈湖耳二軍既敗峻直擣建康其有出奔更無餘策老莊之學是將安用耶王導溫嶠卞壼交説更諫苦爲事之難平也而亮忽之所謂知小謀大鮮不自

及者也向使陶士行闊涵容之量懷石頭之疑表陳本末請正典刑以謝七廟噫嘻殆哉

温嶠邀陶侃同赴國難侃以不預顧命爲恨辭之嶠與侃書勉以忠義侃深感悟即戎服登舟去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侃以不預顧命爲歉故赴義紓遲而不傳乃謂侃以子瞻爲賊所害而興師豈知侃者哉侃之戎服登舟也瞻喪至而不臨亦可見其割抑私愛而徇國之急矣凡史書毀譽人鮮得是非之當以士行一傳觀之多可辨者謂侃據上流握強兵潛有窺窬之志每思折翼之夢自抑而止此則毀之過其實也而梅陶與曹識書稱侃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此又譽之過其真也獨東山太傅品題一言乃得要領耳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豪傑欲遷會稽王導曰劉
玄德孫仲謀俱言建康王者之宅苟務本節用何憂彫弊若
農事不修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游瑰伺我之隙一旦示弱
自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宜鎮之以靜耳
建立都邑必占形勢揆輕重之權必據要津觀四來之會
故自古都于北者未有不跨越河華而都于南者未有不
經營建康建康北限淮泗東連甌吳西通荊蜀利盡南海
水舟陸車道里均適山川形勝真一都會劉玄德周流天
下亦言建康王者之宅故六朝作邑堅守不動雖大盜屢
起而根本常存王導之於東晉首引拔才布之中外又定
大議不肯遷都茲其為元功之首勲溫平南豫章之計必
矣三吳豪傑請都會稽何異坎蛙誇恃鉄甃未知東　者

擲

蘇峻既平庾亮見帝稽顙哽咽明日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不許亮上疏自陳蘇峻之亂罪由臣發寸斬屠戮不足以謝七廟之靈陛下雖垂寬宥猶宜弃之上下不聽亮又欲遁逃山海自暨陽東出詔有司録奪舟船亮乃求外鎮自效出為都督江西宣城諸軍事鎮蕪湖

孔子曰行已有恥可謂士矣元規謀國致敗無功可贖雖成帝沖幼不能行薄昭之戮然反躬念咎當服何刑矧其當權任法裁物有如禍不自己而召於淳偏二公亮必討之刑茲無赦矣今首發大難國破君危他人平之又非己績亦何顔面復領蕃隅哉觀其見帝之初稽顙哽咽明日再見泥首謝罪且欲闔門投竄山海又將逃遁從暨陽出

終乃求鎭得領宣城情態如此是孔子所謂無恥者矣使
亮尚友東漢名節之敎必不至是彼老莊放曠無禮無法
宜末流之茅靡也

後趙羣臣請勒即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

勒不知書好使人讀而聽之天王之名其聞諸春秋而悅
之者乎惜勒不知其義其羣臣亦無能將順其美者故猶
以王之與帝爲高下之次以天王而行皇帝事然則皇帝
乃卑於天王矣斯所謂悅其名不知其義也後世儻有王
者去春秋而正稱號得無謟陋之臣任其卑識以勒虎爲
諛而沮之者乎夫周未嘗有天王也而孔子立此名以訓
萬世顧以勒虎嘗稱而謂不宜稱然則古未嘗有皇帝也
呂政兼二名以自侈大乃不以呂政爲尤而效其尤是呂

政之法賢於仲尼也亦可謂惑矣

程遐謂勒曰大王起兵以來見背叛者悉誅之今祖約猶存臣切惑也勒乃誅約及其親屬初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重及約之誅安亦仕趙歎曰安可使士稚無後乎乃竊逖庶子道重歸江南

聖人積衆正備萬善無一可議而天下歸分土而居者或得或失不足以相臣服也則瓜分而已矣以晉事觀之郭默殺方州則用為方州祖約叛晉歸趙而石勒誅之南北相望一刑一賞並時事也而差殊若此然則晉以何道而可以取中原滅石勒耶王安之義不愧杵臼漢宣帝有慙德矣

勒問徐光朕可方古何主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於漢高勒

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遇高祖當與韓彭比肩若逢光武當並馳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石勒謂人豈不自知信矣而未知知人之不易也光武之於漢高猶武王之於文王也勒謂遇漢高則與韓彭比肩遇光武則當並驅中原是以光武埒韓彭豈知光武者哉漢高開四百年基業身後之慮付之平勃王陵危而扶顛而持迄以大安石勒肉未及冷妻子已不自保徐光乃謂神武謀略過於漢高主有佞心臣進諛說其不能長世也宜哉

程遐謂勒曰中山王殘賊安忍非少主臣也宜早除之勒不聽

或問石勒既用李龍平蕩八州功無與二虎資下仁而感勢已立當是時勒若爲慮之而可以善後乎曰此聖智之

於難也除之則負義不除則喪邦然勒有漢爲之略則亦除之而已矣故愼厥初者凡以圖厥終也履霜而戒者恐堅冰之至也此王者之事非漢爲所及況羯奴乎勒於晉有華夷之辨而攻陷京師囚執天子於漢有君臣之分而破滅其國禽殺其君雖非操懿欺孤以取然專尚兵力不知假仁而行至於柄統國勢又失強弱輕重之數天理報施弗戢自焚得死于牀第免羅殺禍已爲幸矣尚冀身後之及慮哉

勒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中國之爲中國以有仁義也仁莫大乎愛親義莫大乎尊君仁義立然後人理存天道順若乎不顧其親臣不顧其君惟利害是論苟利於已則從之是以小人夷狄自處何

以治小人而服夷狄哉石勒攻陷京師因執天子東晉嗣世乃不戴天之讎張賓爲勒謀臣猶有擢髮不足數罪之言則晉之待勒不言可喻矣設受勒幣而與通好忘宗國之讎弃君父之怨則人之大倫滅矣於夷狄又何難焉處是事者非王導而誰嗚呼善哉此亦其爲元帝之一事也

勒卒虎劫太子弘殺程遐徐光勒文武舊臣皆補散任虎之親黨悉署要職劉太后與彭城王堪謀起外兵以誅虎事泄虎殺之

史稱劉氏有膽略佐勒建功業有呂后風愚竊謂不然中山王雄暴狡詐將不利於太子人皆知之劉氏審能遠慮曷不與勒先事而謀及勒亡之時有以處之事半而功倍矣乃不能辨之於早及君立子立柄在虎手然後圖之不亦

駭乎呂后稱制時朝有先帝謀臣捴禍而待機外有強大諸王四面而環侍然呂后方自逼王子姪欲移漢祚事雖不就猶終其身劉氏之才何能爾也

庾亮辟殷浩爲記室參軍浩風流之宗也

西晉以清談亡東晉宜革而不革雖然有陳頵能遠卞壼之徒務欲矯正而郗鑒溫嶠陶侃諸公以實才匡難而救時不若洛下風俗之靡然放蕩而不返也不幸庾亮耽味老莊重爲之唱而殷浩劉惔輩亹亹繼出雖雅量如謝安石亦未免有清談之習是故餘弊終不可革向使諸名士以洙泗規矩爲師友言行相顧華不踰實其爲當世之補豈特五世而不斬哉

帝每見司徒導必拜侍中孔坦密表切諫導受之出爲廷尉

導雖三朝元老佐命功臣然事幼少之君君臣之分尤不可不謹所以師表百辟嚴朝廷辨上下定民志也成帝初即位羣臣進璽而導不至于以取譏既卧疾居家而私送郗鑒又遭奏劾詔稱皇恐而導不知辭見必下拜而導不知避及孔坦正諫導反惡而出之豈其病昏歟何志之荒也昔者畢公弼亮四世而克勤小物衛武九十入相而以禮自防茂弘未至是也雖病可不勉勉於恭敬之德哉

趙王虎南遊臨江而還遊騎十餘至歷陽太守袁耽表上之不言多少朝廷震懼加導都督征討帝觀兵廣莫門分命救援郗鑒遣兵入衛俄聞趙騎至少又已去遂解嚴耽坐免官

東晉立國至是垂二十年雖內難三作而北寇不深蘇峻既平邊備亦弛周撫信覘者逃遁而失襄陽袁耽見遊騎

勝甚焉霸朝皆毛於上相伐鉞天子觀兵於遠將臣出境入衞而石虎初未嘗攻侵又已去矣春秋書公追齊師至酅弗及以譏為國無武備啓戎心危道也向使石虎揜吾不戒為疾雷之舉建康其殆哉

國子祭酒袁瓌太常馮懷請立太學而士大夫習尚莊老儒術終不振

有天下國家必建學校以是為教矣觀也君子學道則立身事君不違乎義理小人聞孝弟之訓亦將遷善遠罪不犯于有司此教養之所以為急務也老莊之言反經悖道者多矣使人用其言而不知其所以言則以禮法不足尚事務不足理超然放曠以空虛相尚而不究其實子而如此何以為孝臣而如此何以為忠自餘皆無責矣東晉請建

學校者惟戴邈與袁瓌三君子懇懇言之而終不能革清
談之俗還孔孟之教任是責者其庾亮乎

庾亮與郗鑒牋曰主上自八九歲以及成人讀書無從授音
句顧問未嘗遇君子素愚黙首天下猶知不可况欲愚其主
哉人主春秋既盛司徒不稽首歸政而居師傅之尊大姦不
掃何以見先帝於地下乎今當廢之陶稱以告導或勸爲之
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於智者之口或
如君言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

王導固有失然庾亮安得而廢之王敦稱兵非道猶說蘇
峻犯闕由亮召禍惟己無瑕乃可戮人亮安得而廢之哉
既並爲輔相欲詔教君德內外一也何不言於朝廷爲進
儒士使侍講讀乃以欲愚其主歸過茂弘所謂加罪非之辭

首也亮雖有重權導以中制外豈可遽廢一時謝稱爲楷之說即起角巾還第之興以此一事觀王庾二公賢否判矣正使元規在朝能引士人談經勸學殆亦虛名無實之徒又何益於上德詳庾亮行事一無可稱徒以風流相推得美名耳論篤君子所不與也

光祿勳顏含卒郭璞嘗欲爲之筮含曰年在天位在人修己而天不與者命也守道而人不知者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蓍龜

顏弘都無佞心無貪志君子人也其以修己而天不與爲命則善矣而謂守道而人不知爲性則其未喻其旨也曷不曰守道而不違天者性也則性命之理昭然矣

庾亮欲移鎮石城爲伐趙之規朝議多以爲不可乃詔不許

元規初以小智謀大而召亂矣曾不是懲欲蓋前失故爲北伐之舉是又以少力而任重也若非朝議不可則江東喪敗未可知矣嗚呼事之大也而以小智謀之責之重也而以少力任之位之尊也而以薄德居之聖人以謂鮮不及禍而當局者多不自知也豈止亮而已哉

王導薨導簡素寡欲輔相三世倉無儲穀衣不重帛

人擁勢利而重於去者有二曰貪曰畏貪謂物欲畏謂怨憎大夫七十而致仕常禮也或筋力未衰或猷爲尚壯則有不得謝者矣不然貴戚之卿與國同休戚以安危自任以去位爲輕以安邦爲大也茂弘於是時年六十有六雖屢疾病然尚能斷大事固不爲累己之行以負顧托是以未及請老也歟使其知進不知退退而懼人之圖己則必

頑頓庾垢汨喪衆隅交結封殖爲深根不拔之計聚斂積實不知紀極爲彌縫買寵之用又安能貪無饜穀衣不重帛以簡素寡欲見書於良史哉或曰導果寡欲則本傳何以載別宅之事耶曰有妻有妾者人之常情也曹夫人無小星之行茂弘時駕短轅未足多侈惟其眞誠無僞異乎不得志於閨閫因以市清行於士大夫而顯壽之徒恣行淫佚反不敢誰何者此茂弘所以爲賢也

初陶侃在武昌議者請戍邾城侃曰我所以設險而禦寇者正以長江耳邾在江北內無所倚外接羣夷夷中利深晉人貪利夷不堪命必引虜入寇此致禍之由也及庾亮鎭武昌卒戍邾城石虎果攻陷之晉兵大敗時亮猶欲遷鎭石城聞邾城敗而止

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從之其不善者改之庾亮自度與陶公孰賢蘇峻之亂亮竄無所容見士行而拜竟藉其力削平禍難亦可以得師矣以士行智力而不肯戕郗而亮乃戕之覆五將軍陷一名將徒以剛愎自用而致也向若進規河洛其喪敗又當如何矣尚論古人者於亮亦何所取哉

龔壯以人之行莫大於忠孝既報父之讎又欲使成王壽事晉壽不能用壯稱疾而歸終身不至成都

成之世蜀有賢士二人曰范長生龔壯而壯尤賢玫壯之事君行己蓋仁人也而李壽不能用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豈不然歟

燕慕容皝以未受晉命遣劉翔至建康求燕王章璽朝議以為

故事不封異姓為王翔留歲餘議竟不决會皝上表稱庾氏兄弟擅權召亂宜加斥退又與庾冰書責其不能為國雪耻冰懼乃奏從其請

斷國論而守經事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則何以濟矣晉以故典不與慕容皝王爵亦庶幾乎名器之不假斅曰非也自中州蕩覆江東草創未兩世間大難三作所以隨時制宜不合故典者多矣何獨於慕容氏而必故典之遵哉淵聰勒虎雄壽之徒自王自帝皝耻與之同而朝命是請其志義如此固足乎褒而勸之也孔明以復漢為業尚通孫仲謀之僭號誠以事力有不得已者晉終拒之又安能禁皝之自王皝而自王晉又安能遠師而責其罪哉事之可否如白黑易見而晉朝不决至一年有餘設

有危幾四面交至以是待之固爲敵人咍笑指顧而取之矣王茂弘旣死謝安石未用何充庾冰亦一時人物而不能辦此耶宜與而與之則恩出朝廷宜與而不與比其表至詆斥公卿然後與之孰不以爲榮吾所失多矣

翔疾江南士大夫以驕奢相尚因朝貴宴集謂何充曰四海板蕩宗社爲墟斯乃忠臣畢命之日而諸君宴安江沱肆情縱欲以奢靡爲榮以傲誕爲賢蹇諤之言不聞征伐之功不立將何以尊主濟民乎充等甚慙

晉室南渡不復能再規河洛慕容氏先有遼東戰勝攻克遂入中土觀其臣則可以知其君矣劉翔數言豈特中東晉一時之病哉翔能言之則疆場之外凡與建功業之人窺晉而議之者亦不少也何充冰翼鬨之固所甚慙舉朝

卿大夫獨無愧於翔乎

帝寢疾使冰請以毋弟琅邪王亞為嗣何充曰父子相傳先王舊典易之者鮮不致亂冰不聽亞之康帝即位謂冰充曰朕嗣鴻業二君力也充曰冰之力也若如臣議不睹升平之世帝有慙色出充刺徐州

人主私天下而富有之至於疑其子之欲速而廢殺之焉則太子亦欲富有天下患其父之不死而篡弑之矣父子天性也而相視禽獸之不若凡以利為之故也霸國之君與夫姦雄之人未嘗不然至道之行莫若周家觀之文王年未二十而生武王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為太子也十餘年比其嗣世年八十有餘矣自從世無征書禮樂之教而當此汙宮豬室不知幾許其踰矱數子不知幾數如后

王道之非迂也嗚呼利之一言其害如此有天下國家者可不辨乎爲公卿大臣可不擇乎由漢世賞寵勳功其末流至以天子爲門生而荷大臣主持以得位者亦感恩懷德曰非某人吾不至此君臣以天位爲私恩父子以社稷爲私寶人欲肆行天理淪滅其所以異於夷狄者幾希矣然使何充當末俗之代必蒙畏愛之譖受不忠之誅而康帝乃能容之充亦正色不爲苟避雖出鎭京輦幾復擬朝政載之末代勲德亦不少損矣

康帝　　晉紀

褚后父褚裒爲侍中裒不願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

胡寅曰昔有言與天家婚未有不滅門者非無謂之論也蓋禍者居多耳考其事無不以貴而僭君富而僭上故取

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以詩書學士尚不免此況膏粱之
戚屬乎褚裒近鑒庾元規無補國家遠監曹爽楊駿自取
族滅不願處中出於情素前後凡三請者居外賢哉遠
矣王蘊亦無幾焉豈非後世[illegible]況天子[illegible]舅之法哉
帝疾篤庾冰庾翼欲立會稽王昱為嗣何充請立皇子聃帝
從充議帝崩聃即位方二歲太后臨朝由是冰翼深恨充
士君子立身當特立行己當獨行如何箭枝栢無特立依
倚附麗而後成者也故賈[illegible]聞其女為后而不樂之庾前
以右族頭權秉政已非大丈夫所為矣今又欲建[illegible]之
功為固寵之計彼哉彼哉若謂無此心者何以致恨於充
也雖然充之立幼亦未為得是有遺嗣在之固宜立又尚
且植遺腹朝委裘而充何罪歟曰晉寓江表勢常多變其

乎四海一家中外綏靖之時矣少主三歳比及成立猶有曾悼漢昭之才猶在一紀之後而使女主稱制若是其久豈能深思遠慮者耶無乃亦有久於其位之意耶爲充者稽世難立長君之義選建賢明而奉之則免於譏議矣

穆帝　　晉紀

朝議以庾爰之爲荊州刺史何充曰荊楚國之西門豈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温英略過人有文武才西夏之任無出温者詔從之

桓温英略過人而未有罪咎執國命者將稱其才而用之乎抑預防其有不臣之志而廢之也曰周公尚不敢前料三監之叛而不使況餘人乎故孔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惟先覺者惟賢耳如温者用不過其分可也過其分則志

肆氣盈而非分之慮生犯分之事起矣何充在相任選用皆以功效不黨親舊其於溫直敢排非有私也必自度能制之故委以上流而不疑雖然權亦大重矣有功又何以加諸故令尹子文曰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

褚裒薦殷浩爲楊州刺史浩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足下去就即時之廢興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虛僞之人惡人知其情深源累辭徵辟以養聲譽謝尚王濛褚裒司馬昱皆不能鈎深燭隱而崇奬之不知深源世味實重矯迹遠引以退爲進者也惜乎莫知之辟爲軍司而遺之書曰王夷甫立名非眞實長處藏君子遺宰可如此此深中浩之匿矣浩是以不出庾翼何充既辟浩

名愈重於是猶褒飾之其官愈高而無譏刺之者司馬昱勸諭之言又加尊焉浩於是于于然而來矣或曰士而無名孰知其賢才既賢且才名自不掩今懲畫餅之故選舉不以名則素無名譽者皆是也又將誰取曰取人非一道四岳薦舜堯曰予聞非聞其名乎伊尹耕野湯往聘之非聞其名乎諸葛亮在草廬中劉玄德躬自枉駕非聞其名乎人而未用雖大聖智無事效可指非以名而取以言而取以薦舉而取天下之賢材終不可得而致矣其要在於考實驗功而已矣不能考實驗功則為虛名所誤空言所眩然則其失在我不在人也

沙門吳進言於虎曰胡運將衰晉當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

佛教以慈悲不殺爲至道吳進之言一何異耶謂欲諂石虎爲晉驅民乎非計也謂忠於石虎乎非計也佛之教雖以慈悲不殺爲言而其事乃不慈不悲忍於殺而不自知也若於所厚者薄故無所不薄也虎既殘虐進又贊之其忍又在虎之上資質然歟術使然歟可不遠而絕之哉

桓溫自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之會稽王昱以殷浩有盛名引爲心膂欲以抗溫由是與溫浸相疑貳王羲之曰內外協和然後國家可安昱浩不從

司馬昱既不知人殷深源又不量己昱欲抗溫正朝廷修政事廣求實德布列中外自足以壯王室之勢弭姦雄之心乃采用虛名以當變故譬猶削木爲牙劖荻爲矢以判三屬之甲謂之何哉逸少議論不多見然皆有補於當時

後世顧推爲翰墨之宗晉史系傳尊美此事藝成而下定以掩德故君子愼所尚也

石虎病篤彭城王遵燕王斌張豺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惡斌與豺矯詔免之又遣遵還幽州虎卒太子世即位遵至河内姚弋仲等說之曰殿下長且賢先帝欲立爲嗣以晚年昏或爲豺所誤今女主臨朝姦臣用事殿下若聲罪而前誰不倒戈而迎殿下者遵從之擒鄴殺豺三族假劉氏命即帝位封世爲譙王廢后爲太妃尋皆殺之

天地之間形運於氣氣陰陽也絪緼渾淪未嘗相離故散爲萬物消息而不窮形氣合而理事著其消息而不窮猶物之榮枯成壞之無端也故明之爲日月變之爲寒暑近之爲晝夜衍之爲歲時遠之爲古今皆鼻口之一噓一吸

耳氣雖渾淪及其勝也各以其類故在萬物有日之類有月之類有寒之類有暑之類有晝之類有夜之類有歲之類天地木石風雨霰雷莫不各有其類其在人也有善之類有惡之類有聖之類有賢之類有愚不肖之類有夷狄之類陽推五福以類而升陰推六極以類而降災祥以類而應萬物以類而聚是故君子慎所類焉不使類之亂也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以類相從故也天之報施無言可聞無象可覩而理不可誣或大或小或遲或速未有不以類而應者也以石虎之事觀之亦昭昭然矣勒病遣二王之國虎留之勒不得知也虎病遂二王輔政妻逐之虎不得知也虎視勒叔父也殺勒子及其母遵視虎親父也亦殺虎子而及其母豈非應以其類乎虎

將兵攻伐前後坑斬無慮數十萬人而愛民惠術皆不聞一其慘虐怨毒之氣鬱聚蘊結勢必泮散往而復還於是鄴中暴風拔木隕雹如盂升宮殿門觀彌月災燼要氣所召也諸王相屠假手冉閔盡誅羯種二十餘萬石虎三十八孫靡有孑遺惡氣所感皆以其類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故凡施大恩與深怨甚報之未有不加甚者其類固然也是非天為之非勤之靈使然也惟明智之人雖無前事而能自警察其次則監古得失以為師焉若覆車在前不知改轍縱情縱欲恃力而行則愚人而已矣司馬氏骨肉相殘而漢得之聰曜相繼亡滅而趙得之非遠事也而虎不知曾子之戒焉豈非終身不悟者人哉

征北將軍褚裒請伐趙大敗而歸慙憤發病卒

季野為天子之舅太后之父不肯內輔甘領外藩庶幾乎善處者矣然自任伐趙喪師蹙國則有不量己之瞻力薦殷浩又敗國事則有不知人之蔽嗚呼斯二者聖門學業之所難而不可不勉者也或曰何以能量己而知人曰權審輕重度審長短物莫不然而心為甚能反而審之則自知矣取人必以身為準修身必以道為宗修道必以仁為先求仁必以心為本心能常仁則人皆可知矣魏晉以來老莊是師莫有為孔孟之學者故人材質美而成德者少也

蔡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詔書屢下終不受會稽王昱曰蔡公傲違上命無人臣禮請送廷尉殷浩欲加之大辟荀羨不

可乃免爲庶人

蔡道明辭三公之位甘齊民之戮何也古人辭讓必陳義而有辭道明之辭無傳焉史直載其謂所親曰我若作司徒將爲後代所嗤義不敢拜也亦不端言其故是以當時不喻而後世疑焉以愚觀之道明直以幼君尸位母后稱制會稽王以叔父之尊專朝斷國殷深源以虛名之士排難折衝難乎與之同節協恭共濟功業者也謨非不能言以此意不可言故不言耳深源初節高蹈既乃降心覩道明之固讓有懟德矣而欲加之大辟何忌克之甚哉人臣貪進冒利無廉遜之操以敗風俗是則可罪未聞力免三公其罪至死者非大無道如凶吏虐狄亦必不肯行此典刑會稽王遂加謨以不臣之名請致廷尉未知據何經術

而處此義也蓋惡直醜正衰世之風僕僕卑躬阿諛順旨以為敬王而無大臣以道事君之節亦何足與言禮義哉蔡謨議論固多可傳遺榮不居尤為峻潔殺浩事行徒增簡冊之疵歲月雖遠是非之判如昨日耳

朝廷將行郊祀會稽王昱問王彪之曰有赦否彪之曰中興以來往往有赦然非所宜凶愚之人將生心於僥倖矣遂不赦

事之可否有一言而決者有曲譬廣引多言而後明者赦非今典古人言之詳矣不待多言也曰凶人徼幸足矣雖明君賢相未能斷然不行亦貪其名之美以為布德施惠而不思其害之大也彪之固善論事所難得者會稽王信而用之也道萬善之言無濟世大略尚能及此可以明君

賢相而反弗能乎

趙汝陰王琨以妻子求奔斬之石氏遂絕

石勒於晉有攻陷京師囚執天子之罪在晉已更三君於勒亦易五主石琨破亡之餘以妻子來奔殺之非義也敵惠敵怨不在後嗣善善及子孫惡惡止其身如琨侵犯邊疆覆吾軍斬吾將俘獲而至戮之可也今以窮歸我生而存之不亦善乎

殷浩以北伐無功復謀再舉

司馬道萬以殷公爲奇才堪任經濟深源以會稽爲知己與之同心故北伐之謀諸賢交諫而皆不聽計一時二公之情道萬倚深源固如申伯之倚召虎而深源之主道萬亦猶吉甫之主張仲也曾不知玄談虛論可以笑傲於山

顛水涯增名勝之風流而不可持以禦桓溫取姚襄敗將徙而圖慕容儁也將相肩主玄虛相尚而不以實用相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耶

姚襄在歷陽以燕秦方強不可北伐廣興屯田訓厲將士殷浩惡其強盛囚襄諸弟屢遣刺客刺襄刺客皆告之襄襄遣使於浩浩對使者切責襄襄大懼浩北伐表襄爲前驅襄引兵北行詐令部衆夜遁陰伏甲以邀之浩果追襄襄縱兵擊之浩大敗走保譙城

姚襄國志在關中非爲晉寇者也燕勢方興秦未可圖其父弋仲知之矣故遣襄歸晉盤礴俟時殷浩若能長轡遠馭推心待之與謀進取固不能翕從戢儁而自陝以東限河之南必爲晉有修復陵寢汛洒舊都亦一時茂功矣乃

與景國造隙又自取敗且浩之北伐何爲爲姚襄耶爲君趙邪既因襄弟又遣刺客且對襄使者責數之而用爲先鋒擬豈嬰兒稚女若是其可玩哉以兵機則不解以將略則無聞一出而退屯下邳再行而退屯壽春三舉而走保譙城所謂入見其人清談千雲出觀其政賞罰淆亂浩之平生盡於是矣而風流之士猶不以爲戒白帢烏巾胡牀羽扇一言當會衆口咨嗟是將何益於人我耶

殷浩連年北伐師徒屢敗桓溫奏免之浩既廢嘗書空作咄咄怪事字久之溫謂郗超曰浩有德有言鄉爲令僕足以儀刑百揆用違其才耳將以浩爲尚書令以書告之浩大喜將答書慮有謬誤開閉者十數竟達空函溫大怒遂與之絕

飾情者情必露尚詐者詐必窮非但人事實天理也天者

誠而已誠則無息人而作僞能無息乎是故言僞行僞無不敗者天惡之也深源自布衣有大名累辭徵辟初若蟬蛻垢汙擁夾塵表萬鍾衮冕皆不屑意者晩節續用弗成身名俱隳乃更眷眷台司忍恥而下桓溫寵辱若驚之態形於荅書開閉之時智巧莫掩其天自見然後深源之表裏本末著矣非有能發其覆匿者蓋自發之也庾元規殷深源皆風流之宗也深源之依歸桓溫元規之㥘懾士行皆其天也清談雖清何足以蓋之是故君子之學當以仁義禮樂完養其天天德成則人事舉矣或曰謝安石拜桓溫不類是乎曰溫嘗問之對以未有君拜於前臣揖於後者彼用巽之九二敬而得中豈與浩之頻巽志窮者比乎北海王猛少有大志隱居華陰聞桓溫入關披褐詣之捫

亂而談當世之務旁若無人溫問曰吾奉天子命爲百姓除殘賊而三秦豪傑未有至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深入敵境今長安咫尺而不渡灞水百姓未知公心耳溫默然無以應溫將還猛不利欲與猛俱還猛不就是行也薛珍亦勸溫徑逼長安溫不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自矜其勇而咎溫持重溫殺之

以景畧與元子平生績用觀之元子非景畧之儔也景畧雖北海人而隱居華山即彼土之豪傑矣溫舍而問諸三秦景畧固已輕之矣溫雖至灞上内實憚符健不敢更前方寸之微爲景畧所得此景畧所以不肯從之者也溫若知人便當以猛爲謀主咨訪取秦之策符氏不知所以爲計矣當是時徑逼長安上計也薛珍猶知之以偏師濟亦

有所獲王猛亂此其游刃必有餘地矣溫上不能致猛下不能容玠宜功名之不遂也

秦主健卒太子生即位改元右僕射段純曰未踰年而改元非禮也生殺之

嗣君即位明年然後改元存終始之義一年不可二君示有懷也明年不可不改元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示有初也符生凶悖戾其得失無足言矣不幸而有類生者是不監前失而自標其欲速之心豈非大臣不學之罪哉

秦遣閻負梁殊使涼涼州牧張瓘曰我晉臣也二君何以辱負殊曰晉室衰微秦方強盛以小事大曷若事秦瓘曰秦何不先取晉負殊曰晉須兵服涼可義懷故先遣行人先中大好若君不達天命則江南可延數年之命河右恐非君有也瓘懼乃以涼王玄靚之命稱藩于秦

是時秦之基業未固涼介于西方勢足自守張瓘信圖梁張天
虛喝之詞懼不能荅遂然稱藩以言畏威則秦之兵力未能越河
以言服德則生之無道何足稽首此宜勇而不能勇也瓘爲州牧
所當施恩信撫實民以培邦本乃猜虐拒諫以失人心此宜怯而不
能怯也勇怯失宜剛吐柔茹非特辱國且以殺身可不戒哉
詔遣使如洛陽修五陵帝及羣臣皆服緦臨於太極前殿三日
緦改葬之服修陵墓毀而服之當也服緦三日臨亦可以著追
遠之痛矣晉室南渡于茲五世洛陽陵墓皆高曾而上者慈
孫之情不忍以遠而怠不敢以遠而忘又況近者乎胡羯侵陵
知而不問置而不卹衣服不變哀戚不形何以賢於夷狄哉
秦主生殺戮日甚人不自保東海王堅素有時譽薛讚權翼
說之曰主上暴虐中外離心主秦祀者非君而誰願早爲計

堅以閭呂婆樓曰臣不足以辦大事薦王猛謀略不世出堅招猛語及時事見如舊交自謂如玄德之遇孔明也

符堅王猛君臣之契亦可謂美矣然婆樓薦猛本為圖任也堅招猛問以時事而大悅即是猛為堅畫弑君之策矣孔明初見玄德所言顧君是乎易曰進以正可以正邦也景略之進不以正矣如正邦何李勣尚不肯當建成之事王僧辯亦不肯任成濟之責而景略顧為之致堅不得其終蓋始諸此舉矣

秦苟太后過東海公灋之門車馬盛湊恐不利於堅乃賜灋死堅與灋訣於東堂慟哭歐血

符堅初得國首以猜忌而殺其兄雖曰毋意欲生殺兄令自己而出者也使灋果有不臣之心獨無處之之道乎今

乃罪惡未彰而賜之以死從非義之令於是乎未辜殺無罪之兄於是乎不弟溫刑先施於同氣於是乎不君欲以長世難矣

燕主儁卒以大司馬恪輔幼主恪雖摠大任而兢兢嚴謹每事必與司徒評議未嘗專決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才授任人不踰位官屬有過不顯其狀隨宜他敘不令失倫唯以此爲貶時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

慕容恪受顧命輔幼主獨秉大權號令生殺在手人莫得而二之者也評庸主　特以位聯公府而恪事不專決必與評共議之一以示人至公二以發評智思而恪權量宏博無估權自用之意莫不見矣夷狄之有賢不如諸夏之亡也其虛心待士諮詢善道量材受任人不踰位雖周公

損成志亦如是而已夫豈以衆不足附衆不足從師其或
心陷於元惡而不自知哉又豈閒弃賢能疏遠忠正尊取
親暱布之要地以自封殖哉雖曰五胡而高識遠量乃爾
絕人宜其流名不朽也至於朝臣過失不顯其狀隨宜他
敘不令失倫惟用此示賢人以爲大愧莫敢犯者又豈以
一事拂旨片言忤意猜疑忌恨加以他罪情法不相比輕
重不相稱使天下匹夫匹婦憫然有不服之心哉後世爲
宰輔者不必他求能取法於恪亦足稱賢相矣

范甯好儒學性質直常謂王弼何晏之罪甚於桀紂或以爲
太過甯曰王何滅弃典文幽沈仁義游辭浮說波蕩後生桀
紂縱暴一時適足以喪身覆國豈能回百姓之視聽哉故患
以自喪之惡小迷衆之罪大也

嗚呼自有載籍以來三千歲矣爲世害者固多有之大抵皆邪説淫詞也楊墨一也佛釋二也老莊三也荆舒四也楊之學似老墨之學似佛而其術淺孟子辭而闢之既無其傳矣老有莊列翼之其説浸淫足以悦人耳目而動其心故其後爲王何啓清虚空曠華而不實之禍比之楊墨其被廣而其流遠此范武子所以有甚於桀紂之喻也佛氏之害前固言之矣若夫荆舒則取佛老之似以亂孔孟之眞用仁義之名以濟申商之實託理財之説以行交征之業仗人主之威以行空言之教假養材之道以收速肖之士闒趨利之便以蠱天下之心兼此數端究其終極豈比王何之所尚有好者與不好者而已哉在嘉祐末年康節邵先生行洛陽天津橋聞杜宇之聲嘆曰北方無此

物異哉不及十年其有江南人以文教亂天下者乎以是觀之不知天之厄斯文困斯人耶何康節以數與象而知之也又不知其流弊所及至幾何時而後止也悲夫

哀帝　　晉紀

皇太妃周氏薨帝欲服喪三年江虨曰禮應服緦麻厭屈私情所以上嚴祖考帝從之

哀帝抑制私情從規諫而就正禮可以爲後世法矣亦明帝有以詔之也詩不云乎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明帝有焉又不云乎無念爾祖聿修厥德哀帝有焉東晉家法之美有如此者禮曰爲人後者爲其父母降此正禮也後世或致隆於所生而不虞其蒙不孝之譏有以義起禮爲所生齊衰不杖朞而反加以不孝之罪徒亂人父子之分失仁

義之節雖刑辟快私意於一時又豈所以爲訓明大倫於
天下後世哉
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已而藥發不能親政褚太
后臨朝
方士之言有二鑿丹化金一也長生不死二也所以就此
二者則固多術矣自古力可以爲人足以使歲月悠久足
以待之者莫如漢武帝而終莫能成又況其餘乎原其本
皆利心也君子窒慾而不貪則無此患矣武帝晚而後悟
曰自古豈有仙人服藥節嗜欲差可少病耳非其專心從
事之久不能爲此言然亦可謂不敏哉雖悔悟之晚然足
以垂戒後人亦賢於終不悟者若哀帝資氣既弱眉貫又
深一有沈溺固未易解亦三人必得之師也

王述每受職不讓及為尚書令子坦之白故事當讓述曰汝以我不堪耶坦之曰但克讓自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讓謙德也自大聖人皆行之非以示美觀也在己則以抑亢滿於人則以推賢者於國則以勸風俗也舜命伯禹作百揆禹讓于伯益皋陶而不讓于殳斨伯與非惟見已不敢偃然當司空之任又以見伯益皋陶二人可以居輔相之職也禹宅百揆而讓於是凡官皆讓虞典載之後世法焉所謂抑亢滿推賢才勸風俗一舉而三善生焉豈偽為哉自小人觀之見九官之讓皆不得請去居其官則以讓為虛文是不知三善之益也王懷祖不事矯飾固賢於匿情求名者苟稽古賢之義不若讓之為益也讓而不從必

舉所知以報國則庶乎濟濟之風矣仲尼以禮讓爲國爲
其評人以受爵不讓爲則然則堪之所見乃賢於遠也

海西公　晉紀

燕太傅評貪昧無厭貨賂公行羣下怨憤

考燕之所以亡非有大無道暴虐不君之失也特以會垂
用評故曰人主之職論一相而已矣而評之所以召外寇
覆邦家者特以貪昧無厭故曰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慕
容皝自棘城遷龍城其子儁先取薊遂克鄴而都之據有
中土比暐亡國凡八十餘年暐不能擇任賢材以爲輔相
而慕容評不思強敵伺釁圖我境寓攘乃聚斂積實賣貨
嗜利遂致亢不衷官失德選舉不明黜陟無法汙息之人
刑罰不及清修之士爵位不加公私頓弊百姓困弊盜賊

乾斤邦本阽危於是敵人長驅如風掃葉俯仰之間而犢
評爲俘虜然則亡國者不必待如桀紂也寵賂一彰亦可
以亡聖賢之言豈無驗而欺後世哉
桓溫伐燕郗超請盡舉見衆直趨鄴城彼畏公威名必望風
逃潰溫不從
郗超之謀正王猛他日伐燕之勢也溫名英雄而不察此
幾者非智不及乃氣不勝也亦猶伐秦而不渡灞水耳使
溫志略足以吞秦斷燕訓視耳使慕容暐猶李勢然又何
難哉嗚呼此固人所不能勉強者歟
溫恥喪敗歸罪於袁眞奏免眞爲庶人
仁人志士欲伸大義於天下如諸葛孔明之徒雖戰攻不
利必責己引咎會在所失以收人心圖後效是故功業有

咸甚乃自耻丧师而归罪于人妄行诛戮未有不旋致祸败者此系用心之公私广狭耳桓温志在先立功效即图篡夺此念一发神明其知之矣方谙司马子上犹不速焉将以求济所欲不亦难乎

秘书监孙盛作晋春秋直书其事温见之怒谓盛子曰枋头虽失利何至如尊君言若此史遂行自是关君门户事其子请改之盛不许

桓温愚人也以一身欲禁四海九州千万人之口而慑其心此桀纣幽厉行剖心斫胫之政所不能禁也而温顾行之子房佐汉亦尝败孔明兴蜀亦尝败魏武用兵彷佛孙吴亦尝败也败岂足耻顾所以败者如何耳温一败而深耻盖本非善战者故以为歉也使孙盛不作晋春秋人有

不知者乎既已形之簡牘尚且止使不行是欲蓋而彰矣至于今七百餘年枋頭之敗陽秋所書溫脅盛子之言並傳而不泯溫號爲英桀而知不及此豈非愚乎雖然盛亦未爲得也仲尼以大聖人筆削魯史猶深其文詞不苟以示人其重愼如此盛之書未必當也而流衍四布溫得見之豈全身衛道之策哉

秦兵長驅圍鄴王猛上疏以甲子日大戢醜類秦主堅報之曰將軍役不踰時元惡克舉勳高前古朕今親帥六軍星馳電赴將軍休養將士以俟朕至

王景略辦燕有餘力矣況已破其大軍走其主帥而環其城郭克在旦夕非有濟師之請堅何以更勞民動衆親將而往哉于以見堅意在武略欲會慕容暐爲已功也猛雖

不言他日無故輒辭鎮鄴之任乞改授親賢別付一州若
有不慊于中者蓋為此也賴聖禮之重委之專尋畀大政
端拱仰成故破燕平伐之幾微不成大釁耳中庸曰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秦主堅之心去今七百餘年而炳炳不没
人君之心術可不慎哉

初燕主暐命梁琛使秦琛歸數稱秦主堅之美暐疑之收繫
獄堅入鄴而赦之曰卿不見幾而作可謂智乎對曰幾者動
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臣所不及然知幾者忠達安危身擇
去就不顧國家就使臣知亦不忍為堅悅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而琛加凶字言之非矣
凡初未有不吉者人生而善物生而美心初而仁事初而
治故君子貴知幾而聖人謂幾者吉之先見也若未發凶

悔吝則以不能見幾故耳吉者合理當義並非如世俗所謂福祥也耕莘野者伊傅之吉也奚並作相者亦伊傅之吉也父師王子箕子比干之吉也囚奴諫死者亦王子比干之吉也苟以父師王子為吉囚奴諫死為凶以悔吝則失之矣知此然後定乎吉凶之分矣犀之言曰彼知幾者達安危擇去就不顧國家此乃雞黠小智揣摩事情趨利而蹈者豈曰知幾云乎

秦主堅好獵王洛諫之堅自是不復獵

古人稱從善如轉圜者符堅有之矣趙整諫飲酒王洛諫田獵皆為之禁止終其身宜其并據天下十之七八也使其聽王猛臨終之言從符融再三之懇不輕忽鮮卑而貪取江南如聽整洛之心其大業豈易傾乎均是諫並而或

從或違焉然則從之者非欲克己成德也抑嘗見夫忍恥辱將以求濟其大欲而已夫納諫美德也有始無終所得猶不能補所亡況初不能納諫者乎

大司馬溫有不臣之志嘗嘆曰男子不流芳百世當遺臭萬年

元子所謂芳與臭者即忠與逆也雖然非真知芳臭者也使其知爲忠之芳如飢人之聞黍稷其肯舍而不爲乎使其知爲逆之臭如顫人之聞糞穢其肯貪而爲之乎惟其知之不深也故舍忠爲逆亦僥倖有成以其成而蓋其臭也豈不愚哉溫父茂倫忠義大節嚴嚴如秋霜華嶽而不克負荷甘於遺臭擇術如此夫豈足以當沈玢湍[illegible]之餘乎

溫先欲立功河朔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參軍郗超說溫曰明公當天下重任今以六十之年敗於大舉不建不世之勳不足以愜民望溫曰奈何超曰不爲伊霍之舉無以雪恥立威溫深以爲然

甚哉郗超之邪謟也不曰脩德立功亦可以雪恥而教以廢君以二者相方喪師之恥纔比青蠅之汙而廢君之惡殆猶拍浮廁溷中矣爲人掾屬卽有君臣朋友之義貴善以陳見過以諫顧教以廢君且伊霍之舉豈爲自雪其恥乎亦異乎爲人謀而忠者矣使溫翻然有省超其殆哉

溫諷諸太后廢帝立會稽王昱溫集百官於朝堂廢立既曠代所無莫有知其典故者百官震慄溫亦色動不知所爲僕射王彪之知事不可止命取霍光傳禮儀制度決於須臾

王武收多嘉謀善策北郊祀之議諫卜術之拜料殺浩之敗決主嗣之議定袁宏之文論從嫂臨朝之非宜言大修皆室之不當覺不深合義理犁然有當於人心獨取霍光傳定儀制胡桓溫廢君一事使人有遺恨耳此豈特高堂隆意過其通而已哉以春秋之法格之其能免黨惡附姦之罪乎惜哉

簡文帝　晉紀

帝美風儀善容止留心典籍凝塵滿席湛如也雖神識恬暢然無濟世大略謝安以為惠帝之流但清談差勝耳郗超以溫故朝中畏事之謝安王坦之嘗共詣超日旰不出坦之欲去安曰獨不能為性命忍須臾耶

安石臧否鮮不當者而於簡文失之簡文柔和清令人也

桓溫以其易制又年浸高矣故立之然覈長之詔能使溫流汗變色臨崩之命能從王坦之善謀惠帝何敢望也或謂安石為郗超屈者安石非圖富貴持祿求容也正惟心在王室故爾王允之屈意於董卓溫嶠之屈意於王敦謝安之屈意於桓溫皆不為私是以君子與之與其心也孟子曰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也安石有焉

武帝　晉紀

溫來朝詔謝安王坦之迎于新亭人情恟恟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溫大陳兵衛延見百官莫不戰慄安從容就席坐定謂溫曰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耶溫笑命撤之溫使郗超臥帳中聽其言風動帳開安笑曰郗生可謂入幕之賓矣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盡忠輔衛卒安晉室

晉世取虛名之士不旋踵至如相如庾元規殷深源之徒敗國殄民死不償責世因謂取士切勿取虛名而愚非之且三代之王猶必先其令問故君子欲早有譽於天下中庸取之士在窮約中若無美名人何從而知在上者不取矯激沽名者又必謫事考言明試以功則莫能眩矣殷浩聞桓溫李武昌則大懼欲去位以避之聞桓溫欲廢以尚書令則大喜啄作書以謝之其情致卑鄙殊與虛名不類後此二十年溫勢益強恣肆擅廢立之威而猶覬覦神器朝七惕息之態常什百於深源之時而安石視溫如敵已然意象安閑不為少屈從容談笑而溫氣自沮如擾龍馴虎者安石初亦以虛名取也其德度于器乃爾故人在審覈而已矣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使人趣之謝安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歎其文辭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謝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

文人之不足貴也決矣袁彥伯逸才辯速見稱當時而失身於桓溫蓋工於語言而短於器識也文士之不如是者鮮矣九錫文是乎可斷而不可為者又於之致思而求美彥伯其果無識也微王叔武尼之彥伯之負可勝任哉故為國家者必尚德而用賢賢而有德其文雖不能誇麗艷靡而其言必無疵矣

溫薨弟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始溫死眾皆專決沖須敕然後行

姦臣之擅權者必先為所不當為以移人耳目而懾其心

然後上及於君父而所不當爲者莫大於生殺殺之不稟王命也人孰不愛生孰不畏殺能生殺人而人主不與焉則於竊國無難矣桓溫總兵數十年攻伐四出廢君立君疑可畏矣而聽於遠者不以偉人稱之幼子之績未能十二於溫也而符秦憚焉與謝安氏豈非以其盡忠王室蓋伯氏之愆而不墜先人之烈耶若幼子可謂能爲人子弟矣能爲人子弟則能爲人臣矣故天下莫強於義莫正於理以義理處身人有不服乎

桓沖以揚州讓謝安自求出外桓氏皆以爲非郗超深之沖不聽

人之不肯輕去權位者非貪心即畏心也祿利所厚故貪苟慕焉怨仇所集故畏者懼焉爲貪畏甚交戰于胸中求

所以稱其貪而與其畏斯無不至矣南郡公再世嘗貴門戶赫奕蓋名利之朝市也而幼子去揚州如脫屣曾未再歲自京口遷鎮姑孰自姑孰遷鎮江陵雖方伯之任不移而朝廷之勢益遠冲屢之裕如不以安石爲憾與之中外協濟以強晉室若冲者可謂君子矣郗超既敗人之子又欲敗人之弟使忠義之門爲叛逆之家此何人哉此何人哉

秦主堅下詔曰張天錫雖稱藩款臣道未純可遣苟萇等將兵臨西河閻負梁殊奉詔徵天錫入朝若有違命進師撲討天錫怒殺負殊發兵拒戰兵敗奔姑臧秦兵至姑臧天錫遂降

易稱顏子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詩美仲山甫曰柔亦不茹剛亦不吐若是者其知勇怯之用矣湯之伐桀古未有也

其誓師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旣克夏有萬方乃曰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古之立大德建大功者莫不然也張天錫固非可語此者然保守一方數世之業而勇怯失所安得不亡乎初苻堅使王猛以書諭之猛張皇秦威亦恫疑虛喝耳天錫宜有禮義辭令之又未嘗懼也乃遽然稱藩及秦師大舉不朝之罪在我宜有引咎責躬之事不當抗也乃憤然與戰宜剛而柔宜柔而剛英雄豪傑猶不能以此得志於天下况天錫乎

秦攻代代王什翼犍爲其庶子寔君所弒秦旣克代堅曰天下之惡一也車裂寔君

一苻堅爲代處此善矣而於秦之爲反逆者莫不赦之何明於外而闇於内乎蓋堅旣取代思所以服其人者故爲此

舉非誠於去惡也若誠於去惡則北海公重行唐公洛及王皮周撫慕容評之徒皆不得幸而免矣是故人君好善而惡惡誠之爲貴不誠未有能善其終者也

慕容衆私言於慕容垂曰秦自王猛之死日以頹靡今又重以奢侈殃將至矣圖讖之言行當有驗時不可失也垂笑曰天下大事非爾所及

慕容氏百年之國也暐置相不善解后取亡而其人固多英傑懷復國之念而伺秦隙者如鷄之候晨貍之伏鼠也稍有見間倏然動矣堅既不戒又窮兵黷武營宮室治舟艦作器玩以促之然是時秦勢方盛如日未晏而慕容紹已見其兵疲民困有危亡近矣之言慕容農且見其頹靡奢汰有殃將至矣之喜曾未六七年其事果驗堅之所以

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戰戰兢兢以保之也

謝安欲增脩宮室王彪之曰今宮室比之初過江已為侈矣寇敵方強豈可大興功役安曰宮室弊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任天下之重者乃以脩室屋為能耶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

安石非勞民動衆作無益者况東晉屢更遷都數徙而治宮室尤非急務也君子嘗論之曰東晉是時氣勢微弱奄奄欲盡安石為此所以鎮安人心耳若意不出於此是誠無說也王叔武所論亦徒見宮室侈於初過江之時安石規模其取京洛為準耶雖然不為則太善也

郗超黨於桓氏以其父愔忠於王室不令知之及病甚出一箱書授門生曰我死父若哀惋可呈此箱超卒父果哀惋成

疾門生呈稿皆與相温往反寄詩悟大怒曰死已晚矣遂不哭

孝於親忠於君者人之良心不可亡也超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然恐其父以己死故哀傷成疾思所以寛之是良心之孝也知與温寄詩爲不忠可以怒其父而寛其憂是良心之忠也所以淪胥不自覺者利欲汨之耳嗚呼中人以上不可汨也中人以下逐欲而不能自克則昔也廉今也貪昔也正今也邪昔也尚名節今也喪廉耻昔也親君子今也疾賢士如超者多矣念與不念其差殊如此可不戒哉

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冲之功並拜開府儀同三司

安與冲能克敵善矣然彭城襄陽相繼陷没及秦能收復

則取盱眙走秦三將未足以贖喪地之敍當如諸葛武侯
請貶三等可也而以功受賞豈柔之思乎

秦主堅以陽平公融為征南將軍

融素不以南伐為然者也既非其事則勿居其官今官以
征南為名而口沮征南之舉何也故韋玄成讓爵則可以
感憲王長孫無忌受金繒則不足以回高宗此辭受之法
也

堅議伐晉羣臣多言不可久之不決堅曰築室道旁無時可
成吾當內斷於心耳

謀之於衆斷之以獨雖聖人亦然而苻堅以此亡何也曰
非所當斷而斷也自古違衆用己亦有幸而成功者幸非
常勝之道故孔明不從魏延光武不納臧宫必也遜遠圖如

盤庚出師如周公其下則晉武之平吳唐憲宗之討蔡皆灼見不疑十全而舉斯可也符堅之初信任王猛聞言莫入此則斷之善者矣方是時堅志方虛急於圖治故其斷得也及其衰也志意既滿貪欲方熾方寸之明有蔽之者故其斷失也然則斷之得失不在乎他在乎明理與不明理而已是非可否之理明於心則一言而悟否者雖千萬

言如以水投石不見其從入也

堅所幸張夫人亦諫堅曰軍旅非婦人當預幼子詵亦以爲不可堅曰天下大事孺子安知

軍旅誠非婦人所預大事誠非孺子所知符堅聞此言用以折人而施之不當理如白黑昧然莫辨反婦人孺子之不若書不云乎文王惟克宅厥心乃克立茲常事夫立

分天下有其二文王之地與苻堅同而事殺伐晉其成敗異者文王宅心以理苻堅縱心以欲故也

堅發長安兵百萬詔謝玄等以八萬拒之都下震恐玄問計於謝安安夷然曰已別有旨既而寂然玄乃令張玄重請安遂命駕出遊山墅與張玄圍棊賭墅安棊劣於玄是日與玄為敵手而立又不勝安至夜乃還

死生驚懼不入乎胸中者聖人誠之也君子明之也英雄豪傑之人輕之也悍勇愚懦之人冥之也苻堅南伐以秦臨晉何啻泰山之於一卵哉人人惴恐安若獨否所謂明之者也安若何明乎晉室雖微正朔所在君不失道人心所歸將相調和士卒豫附加以長江之限主客殊勢以此待敵勝負已分又況苻堅志驕氣盈貪欲無厭不思其本

夷狄也方將陵跨江淮為石勒劉曜之事於理逆矣正使強弱相懸直當以宗社存亡為決此安石了了於方寸者所以處置優游靜而不擾歟史稱其矯情鎮物者夫惟言語可以修飾而出之若情與貌不可矯也矯情於內則貌形於外飾貌於外則情動於中不能相應也使安石而矯情則與玄賭墅棊必不勝玄宜勝而負安石宜負而勝安石之天定矣識者固知其必勝也

秦兵逼淝水而陳謝玄遣使謂之曰此非欲速戰也若移陳少卻使晉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乎秦諸將不可堅曰引兵少卻使之半渡而蹙之蔑不勝矣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不可止玄渡水因其亂而擊之秦兵遂潰

謝幼度請渡之策乃姚襄所以給桓溫者也使苻堅如溫

之符襄則幼度之策不得施矣策不得施則必卻軍救敗秦師用朱序之說及其未既濟而擊之與堅固以是役立矣故彼之所棄我之所取奇正相因兵家不窮之術也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圍棊攝書置牀上了無喜色客問之答曰小兒遂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屐齒之折

折屐齒之事淺丈夫或以誚安石謂其矯情鎮物而天機之動有不可掩者非也方秦師大至江南之人孰不憂者謝公以宗社存亡決之盡人事聽天命盡無遺策矣秦兵大敗捷音鼎來王室既危而復安人目之喜孰有大於此者乎此而不喜則亦不近人情矣謝公固以安社稷為悅者其折屐齒固宜也小人不樂成人之美好為譏貶者

大抵如此爾

謝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由是稍踈忌之

聞人臣之義不敢要君者矣未聞人君之道忘人之功者也蒞官稱職排難解紛雖勲塞宇宙皆分所當為苟計勞績之小大以希賞焉與奴僕官力而責恩於主人者何異故凡為人臣但當自効不當萌受賞之心而人君於臣下之功則不可絲毫忘也必輕重高下等而報之報之者非以利待其臣也所謂使臣以禮也犬馬有勞於人尚獲蓋帷之報而況賢能才智為君興庶績代天工禦災捍大患而可慭然忘乎謝安於晉其功不在王導溫嶠之下氐苻未亡步搖復興中原淪於左衽日以漸遠正君臣協

心共意思屈羣策進取克復之時而武帝心已蒲盤揵苔
四騰曽不閲月遽用讒口疏忌賢臣世之猶公小夫起縣
官不足爲盡力之憤則此等有以招之矣嗚呼毋忘在莒
管仲言之無忘河北之難馮異言之衛獻公復國猶夫人
也此固庸君之所易者故世未嘗無臣也惟有君爲難
燕王垂至鄴改秦年號復燕舊制上秦王堅表堅復書切
責之
秦勢日蹙燕勢日強爲垂計者當如何宜因燕容秦衰
之時遣使賀之曰前君失道自取滅亡英明以時光復舊
物此固夙昔之所期也涼德弗任土宇騷動日夜傾覆爲
執事者所憂輒緣曩好之敦謙冒之辱凡燕故地君自取
之寡人保守故疆以奉宗廟願君捐棄前嫌相與重始親

仁者鄭賈圖利之吾素長者又深感秦王厚恩必且講好則泓沖之兵未還侵逼姚萇伺釁無自而起以其閒益修政事撫人民選將帥勵軍旅嚴固自保確確乎其固矣而堅猶事窘氣不知消息盈虛之理其亡之速不亦宜乎

桓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成疾而卒

幼子可謂有恥矣他人失言不惟不自咎或反以生怨疾而起讒謗相傾陷者皆是也幼子一言不効慙恚厚誣賢者以是疾心而刻責推類而觀之其平生自期亦少矣可謂恥過而不遂非君子人歟

謝安請因苻氏傾敗開拓中原自求北征加安都督揚江等十五州諸軍事

治功禍亂皆以君目一心而後能成苟爲不然則功業不

至於深大絕異也淮淝之績晉朝憂亡故如人之舉其身而頭目手足同力扞衛是以易也安石勳望既高武帝又已忌人諸謝怨此噬嗑之時也內間不去而欲從事於外心有掣肘慮不獲伸以此濟者鮮矣符氏傾敗于關中慕容再集于河北以事幾論之所謂難逢之會也然宣王無六月戎車之志吉甫無孝友張仲之助安能薄伐玁狁而奏膚公乎或曰使安石不爲此則兗青司豫豈再入于版圖功雖不終不猶愈於不舉耶曰僥倖小利近功則可爾周公伐管蔡夫何足以勞久役者然二年而後克非以伐而克之爲難以固而安之爲難也中原淪沒于茲七八十年矣晉師不百日而復河南四州未論進取姑欲保守不爲羌狄所侵者其人材計略豈鹵莽可辦也君相既不和於內

諸將又節遠不相及以得之之易即知失之之速也然則
安石宜如何治自內而外噬嗑剛耳矣
會稽王道子專權與太保安有隙安欲避之會苻堅來求救
安乃請自往救之出鎮廣陵築壘曰新城而居之
孔子曰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安石上旣不獲於武帝
下又見疾於相王於是乎浩然去之則東山之志眞可謂
終始不渝矣觀乃因苻堅請救而出名旣不正非所謂以
徵罪行又築壘而居不自疑於貫郞之保固尊祿之周旋
豈晚節末路之難行百里而半九十乎以安石高情雅度
往古鮮儷尚不免此況汙俗之衆人乎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八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

武帝　　晉紀

後秦主萇攻秦新平新平太守茍輔力戰拒守久不下數月糧竭矢盡萇使人謂輔曰吾以義取天下豈讎忠臣邪卿但率城中人還長安吾欲得此城耳輔信之帥民五千口出城萇悉坑之

夷考五胡之初尚詐恃力非有大相過也惟苻堅庶幾於君子長者猶不克終姚萇方圖取秦未能仗義假信以收人心僥倖小利以詭計取一城許之生而繼之殺羌祚之不長宜哉

後秦主萇使人縊秦主堅於新平佛寺

司馬氏論堅之所以亡曰數戰數勝數戰則民疲數勝則

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以愚考之此特一事耳
秦之所以爲秦在五胡中所謂此善於彼者王景略雖善
治國殆亦法制嚴刑名著非有仁義禮樂以固結人心者
未幾猛死其政遂頹堅又不知務農固本保養百姓而意
廣心逸專事并吞覘其安危之形止猶鄭之小駟張脉憤
興外強甲乾者是安能及身後之計而其得國則以篡弑
取之罪積於已而德不及民故君子評之曰符堅一敗而
不能復振者無本故也

燕王垂即帝位

垂之復國何其易哉慕容廆皝儁皆賢君也而暐非大無
道如桀紂特置相不善好貨而亡不足掩三世之善也故
燕民眷眷舊主猶飢渴之望飲食垂既夙有英偉之望一

時將佐又多忠良是以光復舊物如反覆手以垂復國之

不難則見秦堅恃強之非道雖得之必失之

鮮于乞之殺翟真也翟遼奔黎陽黎陽守滕恬之甚愛信之恬之喜畋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恬之南攻鹿鳴遼據黎陽以叛

夷狄之人固有君子義可與也聖人必謹華夷之辨者以其大體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也且中國之廣人材之衆欲修身者豈無師友可親欲治國者豈無俊傑可用何必外交夷狄而陋中國以為不足與乎人而如是是其心大有所蔽與夷狄無以異者故韓子曰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孔子春秋謹嚴之旨也翟氏反覆於黎陽滕恬之之所目擊而推心愛信曾不防虞且晉師北行恃黎陽為咽喉

其任顧不重哉已既好田不恤士卒而愛信非類置之肘腋之下欲不亡得乎嗚呼此可爲來世之戒矣

泰山守張願降於翟遼初謝玄使朱序屯梁國自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會翟遼張願繼叛北方騷動玄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張願之叛視黎陽之事也使晉東不失泰山西不失黎陽郗恢撫定三川而湖陝二戍不動則兗青司豫之地長舍左衽而襲衣冠然則滕恬之之好畋獵不恤士卒愛信丁零其罪大矣其原則謝玄之節制遼遠之所致也玄初宜進據河南爲諸軍聲援則劉牢之必不以孤軍失利挫折銳鋒乃居彭城距河大抵數百里殊非魏武置都督不欲相遠之意脫前軍有虞安能赴救乎幼度至是始入朝氣銳

而暮氣衰者耶

以朱序代謝玄鎮彭城以玄爲會稽内史

武帝道子處此失之矣序才與望非康樂之比不然使玄督青兖序督司豫猶賢於置玄散地也當是時謝石謝琰之徒皆無恙乃廢而不使蓋道子國寶有憾于謝氏寧可廢國以快其私晉之衰微自此決矣

詔徵處士戴逵逵累辭郡縣敦逼不已逵逃於吳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將罹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絶召命帝許之

廉者貪之所疾也直者枉之所疾也高潔者卑汙之所疾也異於巳則疾之無不然者世之人好瑕疵隱逸以隱逸者少貪競者衆也則謂之曰人皆仕進汝何獨不然無乃

盜虛聲以釣高位乎此以小人之度君子之心者也夫隱逸之人非必皆抱道懷德韜晦其才也但人各有志好爾或其年齒之衰或其體幹之病或經憂患而沮傷志氣或澹榮利而甘守賤貧或所見背時以避鑿枘之殊或潛龍勿用以待風雲之會夫豈一端而已安可指為純盜虛聲欲釣高位乎夫博學多通必求自試安道乃不肯仕其必有所挾人不知也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召之安道對使者破琴曰幸非王門伶人何乃見逼其風度如此固折腰屈膝脅肩搖尾之徒所指惡也微康樂公營護之殆不免於羈束哉

翟遼遣使請燕謝罪燕王垂以其反覆絕之遼乃自稱魏天王

丁零之與鮮卑何以異遼所以反覆不純臣於燕者豈非燕德有闕焉亦自省修德以來之乎況遼已服過而謝是宜加撫納以為南向之資乃不忍一怒而遽絕之他日不免興師動衆又未必克其得失難易相去遠矣故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

初帝既親政權自己出有人君之量已而溺於酒色委政於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飲為事崇尚浮屠親昵僧尼左右爭權交通賄賂

人臣之致身非一義也非元勲宗臣則不當事幼主蔡謨是也有經濟之才則必事初政孔明是也已見其君之賢而顧事焉則可進第五倫是也君已長矣而不足事則甘於退管寧是也斥逐非其罪君悟而謝之則不當去夏侯

勝是也無罪而被譴君初無悔心而召之則不當出張紹是也違是則皆冒利而蹈患者也謝安石出輔幼君必請母后臨朝者以尊自嫌也帝既親政則德之成否責在安矣威權自己有人君之量則可與爲上矣安宜博選名儒日侍講讀以二帝三王之道論思獻納又擇剛正敢言之士責以諫諍陳自古亂亡之戒糾繆而弼違如王國寶者以義斷恩聲其罪而逐之會稽王雖與帝手足之親但當優以寵祿不使干預政事至於僧尼左道一切屏遠以清朝廷正綱紀則帝雖欲荒昏或溺其道無從矣魏晉以來以智詐威力取天下無教養太子之法若聽其自然無不賢達者安石雖一代偉人於此道亦未免乎滅裂而鹵莽也故雖建功靖難而主德下衰國勢日削此後覺有志之

士所宜知也

太學博士范弘之論殷浩宜贈謚因叙桓温不臣之迹左僕射王珣導之孫温之故吏也言温廢昏立明有忠貞節黜弘之爲餘杭令

王珣不念其祖之忠烈而追感桓温幕府之恩建議傳邪固爲罪矣而范弘之所請豈合理哉欲贈殷浩以美謚歟則浩不當得考行而謚歟則適所以貶之矣

後秦主萇寢疾姚方臣言於太子興曰今冦敵未滅上復寢疾王統等終爲人患宜盡去之興乃殺統等五人萇聞之怒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興未嗣位而以猜忌一旦誅勳力舊臣五人濫刑之禍不在其身必還中其子孫至姚泓而驗矣

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之出補義興守鬱鬱不得志遂弃官歸

桓溫謀逆未成而死是時謝安當國以桓氏族大而幼子克穪其兄之惡竭忠王室所以存没光寵而威刑不加史固已譏晉政之無章矣靈寶孽子志趣不常既不可廢其才用又不可助其氣勢所以處之使無失富貴斯已矣而畀之小郡生其怏怏以致搖動藩鎮資假兵力遂成大亂晉隨以亡皆由武帝道子沈湎荒怠不以事幾為意然則非玄能亡晉晉實自亡耳

清河人李遼上表請修孔子廟仍立庠序收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表奏不省

修學校祭先聖明詩書禮樂以造士謂有益於當世自趨

利計功者觀之豈若刑名術數收效之速也夫收效之速者致禍亦深孔子之道自朝綿毫忽修之而至於天地變化萬物咸若雖非一日之積而其成也堅固其行也悠遠有終而無弊矣李遵古事有如黔而寬急者遵智足以及此矣晉朝盍從其言而命之以學校之事遂必繼有建明以增光儒術者武帝道子方與桑門遊與端惑心宜正論之不入也

鮮卑禿髮烏孤雄勇有志謀取涼州其將紛陀曰必先務農講武禮俊賢修刑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

自五胡十國一僨一起交爭而並驅其成就固不足言而其初必有謀臣勸以用賢才修政事務農固本然後用兵者彼夷狄之人豈皆知經學古略法先王而其智計知所

先後大抵如此史紀其言皆可攷也特以急於近效趨於
小利不能久假也故隨其才志之大小事力之強弱為成
就之廣狹興衰之久速耳況於為天下國家而不用賢材
惟私是舉不修政事惟意是行不務農固本惟聚斂是急
是沮渠蒙遜禿髮烏孤赫連勃勃乞伏熾磐之不若也非
惟無以制狄終淪胥於狄而已矣

尊皇太妃李氏為皇太后

東晉至武帝九世矣未嘗崇奉妾母蓋以明帝為則也雖
懦弱如康穆皆不敢廢而武帝始率私變禮以敗亂其家
法討當時在廷必比周稱贊以為大孝之德于祖考有光
矣而大臣不諫卿士不規雖孝於所生而不孝於宗廟又
安得為孝乎是故君子議道惡夫飾小名以妨大德者

道子專權奢縱帝惡之而逼於太后不忍廢黜乃擢時望於
居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多樹腹心無復鄉時友愛之歡矣中
書侍郎徐邈言於帝曰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有愧
齊王兄弟之際實為深慎會稽王雖有酣媟之累宜加弘貸
外為國計内慰太后由是帝委任如初

宗廟與妾母孰重童蒙之人亦曰宗廟重於妾母矣以妾母
者一身之母也何有於宗廟乎社稷與相王孰重童蒙之人
亦曰社稷重於相王矣以相王者一身之弟也何有於社
稷乎武帝逼於太后不忍廢黜其亂政之弟既不知輕重矣
徐邈又從而相之然則邈雖儒者亦昧於輕重之權衡也
且漢文之悔淮南私情也世祖之愧齊王不義也豈會稽
之比乎徐邈宜啟帝以舜處象之事使道子歸國以全兄弟

之愛選擇名賢超居宰輔之任使朝廷清明邦家寧謐豈不爲孝友之大乎道子不去君臣酣飲荒甚武帝以醉過弑藩鎮稱兵晉祚尋滅邈不得爲無負矣

燕太子寶初有美稱已而荒怠段后言於垂曰國步艱難太子非濟世之才遼西高陽陛下賢子宜擇一人付以大業垂曰汝欲使我爲晉獻公乎段后泣而退曰吾爲社稷計主上乃以吾爲驪姬何其苦哉垂卒寶即位使弟麟謂段后曰后常言主上不能守大業今竟能不宜早自裁以全段宗后自殺

慕容垂之言正而不知權者也段后舍寶而舉農隆忠謀非私意蓋可從矣寶既不才又有弑母之惡幾危而獲濟克復先業一旦捐諸不肖之子忽哉垂賢其孫會使寶以

爲嗣是亦晉武賢其孫遹故不廢惠帝之意耳
帝嗜酒流連內殿張貴人寵冠後宫年近三十帝戲之曰吾意更屬少者貴人怒帝醉寢以被蒙面弒之詐云因魘暴崩太子闇弱道子昏荒不復推問
道子不討弒君之賊亦豈昏荒之故哉嘗與帝有隙既未能忘無乃亦有意於干天位耶使其忠存帝室登時推問執罪人而戮之建立琅邪王德文則晉祚靈長己亦休顯矣智不出此乃樹立不慧使大權歸己又私其子子復奪之以召藩鎮之亂身既廢徙國亦隨喪某未嘗聞霍子孟諸葛公之所爲乎武帝雖無大惡特以嗜酒沈醉一言致禍禹惡旨酒周公作酒誥衛武公賦賓之初筵而中宗引觴覆之爲末流之若此也

王國寶黨附道子與王緒共為邪諂參管朝政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或勸恭誅國寶王珣曰罪逆未彰今遽先發必失朝野之望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除之無不濟也恭乃止

石勒有言人豈不自知王孝伯既敗歎曰我闇於知人故至此嗚呼孝伯豈但闇於知人乃闇於事幾也當入赴山陵之際寶緒諂佞竊管朝權威震中外時所共疾恭以帝舅之尊宜建白而廢黜之道子素懦又方憚恭其說必行既逐二人即請於太后使琅邪王參輔大政則國勢自尊藩方帖息矣恭能如此上不負武帝用己之意下足慰朝野之望義理無私安有為逆之嫌而過聽王珣失此良會

他日再舉師則無名與晉陽之甲除君側之惡臣子所不得爲也雖誅竇緒竟爲竪子所敗闇於事幾故也

張掖盧水胡沮渠羅仇事凉爲尚書羅仇弟麴粥曰主上荒耄信讒猜忌吾兄弟必不見容若勒兵向西凉州不足定也羅仇曰吾家世著忠孝寧使人負我我不忍負人也既而凉王光果殺羅仇

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人死我生之見姦雄猾賊之所爲曹操司馬懿之心事也漢高祖號稱長者唐文皇智勇出倫猶不免爲此以是知危幾交急之時處之盡善者鮮矣羅仇匈奴人也乃能反是道守其忠義而安之若命不謂之賢人可乎雖死於讒事功不就而其言立後世未見其比不謂之有德可乎

道子忌王恭之逼以譙王尚之及弟休之有才略引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今方鎮強盛宰相權輕宜樹心腹以自藩衛道子乃以王愉都督江州諸軍事用為形援日夜與尚之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道子雖嗜酒昏荒猶知防虞外患尚之則宜教以修明政刑肅清朝廷使德善流聞過咎不著方鎮雖欲稱兵作難亦何敢遽動乃布置腹心以為藩衛是以力鬬力自靡而已矣夫姦雄之心可以義服而難以勢壓軍師之用壯於我直而老於自曲苟明此理何止於消伏王恭而已哉而尚之為兄弟謀智不及此其敗也宜矣

王恭既殺王國寶自謂威無不行上表請討王愉司馬尚之等道子不知所為悉以政委世子元顯恭使劉牢之為爪牙

而以部曲遇之犂之恥恨元顯使人説犂之許以恭位號犂之遂執恭送京師斬於倪塘恭臨刑神色自若曰我闇於知人所以至此原其本心豈不忠耶

舉大事平大難未有孙獨智資一力所能成也以道子昏荒猶知布置腹心而王恭欲斥正國家近則無計謀之士遠則無䟽附之人但有一劉犂之又待之失道倪塘之禍又何悔焉是舉也蓋惟𣪚覬所言爲有法耳恭自以爲忠此不學古之過也烏有外臣稱兵向闕而謂之忠者乎孝伯抗直清修有守物之志蓋美材也既不學古而誦佛經信事其道冝其暗於理以殞厥身也

魏主珪問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魏主珪者之問可謂善問矣李先書籍之對可謂正對矣惜先之言未得要領也夫人主之讀書與學士大夫異學士大夫稽古耻一事之不知然有大志者猶不肯爲以謂玩物喪志何況人主日有萬幾而反從事於簡編之浩繁則必博而寡要勞而無功矣孫權自謂讀書大有所益而於嫡庶之際搶攘顛倒是未嘗知書之統紀也夫至難知者理也至難平者事也知難知之理乃能平難平之事語孟五經之傳於世所以教人明理而處事也人主苟能玩思一經而達其大綱心必正身必修家必齊國必治矣魏珪用先言致書籍不爲不多而其留心者乃在於鍊丹長生則黃老之法也刑殺過當則申韓之術也殺人之夫而納其妻不戒邴歡闈職之事甚矣使珪讀書知所以爲父

子君臣之道並至弑于孽子禍發蕭牆而莫之覺乎茲讀書而不善用者與無書同非書之過也以經術告君而不見道者與不告同非經術之罪也

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世子元顯諷朝廷解道子揚州牧以已代之道子醒而後知大怒無如之何元顯多樹親黨朝貴皆畏事之

挈國大綱惟忠與孝此道修於上則叛亂息於下道子秉大政荒昏廢弛而無忠節則其子効之矣元顯廢其父奪攘矯虔而無孝道則在外者圖之矣均是二者而元顯逆理為甚逆理甚則禍彌大雖呼吸羣小樹黨自衛安能勝公義之不與哉

秦主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問孤貧舉賢俊省法令察獄

訟守令有政迹者賞貪殘者誅遠近書然

惟天爲大惟天爲公惟天聰明惟天威怒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以帝王雖大未若天之大也王法雖公未若天之公也一人雖聰明未若天之聰明也人主雖威怒未若天之威怒也天無不覆而帝王有不及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大也天無非理而王法容有不盡理者矣故曰未若天之公也一耳一目之用有限天自民而視聽何限之有故曰未若天之聰明也災沴忽發非如疾病之可藥也危亡忽及非如臣民之可治也故曰未若天之威怒也故有天下國家者必畏天道臣而導君以天爲不足畏是亡國之言也天變雖多端要之不當然而然也不當然而然猶父母之顰不爲康色而爲憂慍人子之心其敢傲然而不

釋曰天子者天之子也事天猶事親也變異著見乃教使勿恤是猶為人師而教人子使勿畏其父也於理順耶人非大愚惑姦佞則不為此言惟王莽以地動為乾坤翕闢而劉聰以隕肉為陰陽之事此二人者其應可知矣則未有談經佐王而建此言有如荆舒氏者其末流至於天變動於上地變著於下人君無避殿撤膳求言飭政之恭大臣無引咎責躬避賢遜位之請至或稱引祥瑞以蓋其迹悖經反道一至於此而無人敢言國家泯泯昧昧入於危亡而終不悟其術不亦慘乎姚興羌戎也而所見明卓故行入事以弭災變而遂近肅然可以中國而不如羌戎乎予欲存此其說者有以也

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結婚為援玄恐為殷楊所

殿告執政求廣其所統執政亦欲交構使之乖離乃加玄都
督荊州四郡軍事

司馬元顯乳臭小子而斷國大政亦無智謀之士爲之計
畫豈有藩鎮不和日欲稱兵而以土地兵力資之使益乖
離者玄欲廣其所統非止爲殺楊乃作叛計也削奪固難
又從而附益之是速其反耳大抵東晉之亂皆由不抑故
古人以五大在邊爲戒而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封
建遠矣誼之術亦何世而不可用乎

涼主光疾召太子紹太原公纂常山公弘曰今國家多難吾
没之後纂統六軍弘管朝政紹恭己無爲委任二兄若内相
猜忌禍至無日光卒將軍呂超謂紹曰纂有異志宜早除之
紹曰先帝言猶在耳吾不忍也弘果謀纂攻紹紹自殺纂以

位讓弘弘不受纂遂即位

石勒之子弘呂光之子紹皆以不忍而致亡也因謂寧我負人無人負我之事為可行是以利害死生之已形者而論之不原其本也使石勒呂光御國有道兵權不以假人虎與纂纂不得而奪之則弘紹之善効矣既居弘紹之地而無虎纂之柄雖欲人之不負我也其將能乎不可以二人所處為非也

纂以弘功高地逼忌之弘亦自疑遂作亂攻纂纂擊之其眾潰遂殺弘

弘能舉纂孰若事紹不能害纂則當纂讓位之時何不自取既負顧託甚纂纂弒又欲攻纂而奪之處經適變無一合義者是則呂涼之賊弘為首而纂為從也纂篡位弒君

又殺其弟不及三年復爲弟所殺不善之積其可免乎凡篡弑之人非求即怏怏以怨懟求以貪欲二者皆利心也由利而行日與義遠以此得之必以此失之而小人終不監也

謝琰鎮會稽不能綏懷又不爲備諸將諫曰賊近在海浦伺人形便宜開自新之路琰曰苻堅百萬尚送死淮南孫恩小賊何能爲也既而恩入寇官軍失利恩乘勝徑進至會稽琰出戰兵敗爲下所殺

淝水之捷謝琰誠有功然非偏師獨克也同時諸人各已物故惟琰尚在必以宿功自負以老壯自居所以敗也事變無窮宿功何足負人材繼出老壯何足居不忽衆謀不輕小敵庶乎其不躓矣孔子之所慎者三戰居其一語子

路行三軍之道曰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其爲後世戒明矣

北涼王段業憚沮渠蒙遜勇略欲遠之蒙遜謂兄男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蒙遜欲除之以奉兄何如男成不可蒙遜乃使人告業曰男成將爲亂業遂殺男成蒙遜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王王無故殺之諸君能報仇乎男成素得衆心衆皆爭奮業軍潰遂殺之

段業無所憑恃因沮渠而有國者也又且付軍國之柄於蒙遜矣蒙遜前後呻計皆出業上業不用即敗用即勝是蒙遜運業於股掌之上業將如何以誠意信之以隆禮遇之盡其在我者而已旣委大權又懷疑忌智不能御男不能克其及也宜哉雖然蒙遜亦可謂無道之甚也雖夷狄相聚爭爲雄長彼桀黠者亦必依附義理以爲之名蒙遜

至以兄為餌而取其君將欲創業以傳世耶抑為身計而已耶段氏姓也沮渠匈奴也非我族類狼子野心夷狄尚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燕王盛懲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自矜聰察多所猜忌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等夜作亂於禁中鼓譟大呼盛聞變帥左右出戰闇中為賊所擊盛被傷輦升前殿申約禁衛事定而卒

中道之難執也自聖人以降皆然何責於夷狄然慕容盛英材也自其少時已有英識及父寶失國播越盛所謀慮皆中事會而寶不能從及寶被弒盛能復讎塞人子之責可不謂賢乎方諸南燕備德不恤國難而乘危自立豈但加之數等而已哉惜其矯枉過正尚威刑矜慧察多猜忌

不知君國之道弛張之宜遂致變生肘腋不保其身且寶之失國非爲懦弱盛矯之過矣正使寶坐懦弱而亡盛之所以圖強者得當以威刑爲尚乎夫盛未稱尊之時此三殊者未形見也及僭名位而短闕遂彰一以見人之度量所勝有限二以見人有天質不能輔以學問而成之爲可歎也

秦主興立子泓爲太子泓孝友寬和喜文學善談詠而懦弱多病興欲以爲嗣狐疑不決久而立之

五胡十國皆以戰伐權謀而起者也而必慕立嫡之義以自覆亡非立嫡之罪也根本不固權柄不分壯士健馬驅馳擊奪于外而百姓餉軍畏敵之不給有一于此皆足以取亡顧區區於立嫡恃以傳久譬猶人之居室基址阽危

墻垣頹敗四鄰交窺而獨以丹雘飾一寢處之地其能安乎

淵之和石勒之弘燕垂之寶呂光之紹李雄之班秦興之泓皆此物也興既知泓懦弱不可託國而卒立之坐狃疑而無斷牽於愛也若有長慮則必公選諸子宗族必得其人雖非嫡長不愈於他人取之乎故書曰蓄疑敗謀疑謀勿成疑而蓄之其謀必不中疑而成之其成必不久可不戒乎

桓玄擧兵向京師劉牢之素惡元顯恐己不爲所容欲假玄除之復伺隙以取玄故不肯討玄玄使何穆說之牢之即降玄入京師稱詔解嚴以玄揔百揆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廢道子斬元顯以牢之爲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矣欲擧兵討玄集僚佐議參軍劉襲曰將軍往年反

王兖州近反司馬郎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語
畢趨出佐吏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走至新洲自縊
人以利欲蔽其心者事幾在前而不能覩猶目之不能見其睫也元顯爲執政夫豈難圖者牢之欲除之何賴於玄使玄成功其難圖豈不甚於元顯乎牢之誠有匡國家清朝廷之意形勢雖逆當以忠義矢心聲言桓玄興甲之罪泝流討之牢之威望素著方擁強兵玄所深憚者也況有劉裕同心協濟無忌敬宣皆可倚仗一舉而破之必矣破玄之後整軍凱旋君側小人屏氣惕息之不暇安帝既癡騃道子又昏荒則當權宜請以琅邪王德文當國秉政收召賢才更張政事旬月之間晉室危而復安功孰在己之上者乃懷利心聽游說坐失事幾不知玄既得志肯容己

耶三反之責無以自明遁逃殞身非玄能殺之也此可以
爲恃強反覆貪欲無厭之明戒矣

自隆安以來人厭禍亂及玄初至黜姦佞擢儁賢京師欣然
旣而奢豪縱逸政令無常朋黨互起侵侮朝廷由是衆心失
望

孟子曰飢者易爲食渴者易爲飲晉自道子專政至是十
五年矣重以元顯輕恣竊命故隆安以來人厭禍亂此英
雄豪傑有爲之會也桓玄能遠繩祖武近憲叔父乘上流
資力入清朝廷除其姦蠹而建其俊傑削其苛政而布其
惠澤以扞合扶持之功成孝子賢孫之美使區區晉室亂
而復治傾而復支孟德仲達之事褊矣釋此不圖而意在
篡奪略法王莽又不及焉植之淺而望之深施之劣而取

之厚非天所與也此可以為凶狡不義求欲無猒之明戒矣

西凉主吕隆降秦初郭黁常言代吕者王故其起兵先推王祥後推王乞基及隆東還乃王尚代之黁後亦降秦以為滅秦者晉遂來奔秦人追殺之

君子循正而行自與吉會慮善而動自與福并偶或不然如文王之羑里成湯之夏臺箕子之囚比干之死亦未嘗不正不可謂之凶未嘗不善不可謂之禍也夫前知之數實存於易文王演易豈不前知羑里之事然終不能免故君子理義而已矣天命不可必也二郭璞黁非不有驗及其死也皆無術以逃然則何貴於前知耶中庸曰至誠之道可以前知非術數之謂乃湯文箕子所由也若璞前知

而在王郭左右若譽前知而反覆夷狄中皆非理義也其及宜矣

何無忌勸劉裕起兵山陰以討桓玄裕問計於士豪孔靖靖曰山陰道遠舉事難成不如待其已篡於京口圖之

聖王急於求賢取材布在列位非獨賴其助得其用也人之智勇辯達者負其所能而無所施其肯飯糗茹草甘於槁項黃馘者惟君子而已矣是故以天下為度者必網羅盡取之隨其所長而任使之俾咸得自見天下之治既舉而人才無沈堙不遇之歎雖有好亂樂禍之人欲干時而動而莫與為領袖則亦無自而起矣故野無遺賢者帝堯之盛也旁招俊乂者傅說之美也濟濟多士者文王之所以造周也孔靖無列於朝一士豪耳劉裕資其片言遂定

滅玄之計功莫先焉殺不可盡乃如此古人所以有朽索馭馬之懼也靖未爲奇才也天下之如靖者亦不少矣恰不在上而在下也天下所以多事而難平也

元興二年十一月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帝臨軒遣司徒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王玄玄即帝位冊文多非薄晉室或諫之玄曰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豈可欺上帝乎玄以祖彝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七廟卞承之曰若宗廟之祀果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三年春劉裕率兵入討大破玄兵玄懼問羣臣曰朕其敗乎曹靖之曰民怨神怒臣實懼焉玄曰民或可怨神何爲怒對曰晉氏宗廟飄泊江濱大楚之祭上不及祖此其所以怒也玄默然

玄謂揖讓之文正可陳之下民不可以欺上帝是愚弄世

人而不知自民聰明以天人爲二道又謂民或可怨神何爲怒是厚誣鬼神而不知害盈福謙以人神爲二理於是肆其狡黠欺誑眩耀與王莽所行異世一軌而不自覺且知天不可欺民或可怨豈不知有天下者必得民心受天命耶而數上符瑞詐言臨平湖開通帝臨軒奪璽綬此非民心非天命也將誰欺乎桓彝立忠溫不克紹幾至覆族賴冲蓋之析氏復振玄若謹守臣節綏靜國家而但立五廟不亦休哉不然雖建七廟合於天子之禮而不知已之爲簒賊也楚德亦安有長久之理乎卞承之及曹靖之之言所謂不能三年而察緦功何輕重之弗審歟

桓玄敗走

東晉至于安帝德旣衰矣桓玄藉荆州世撫之資破堪期

殺顯宗放逐相王遂移神器荆揚專擅歸制斷任內無肘腋之變在外皆同惡之人計其一時氣勢之盛甲兵之衆豈易動也而劉下邳仗大義奮奇略才用千有七百人擊而去之卒以梟滅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其效之速如此亂臣賊子曾不懲戒徒為英雄豪傑之所資耳

裕至建康諸大處分皆委劉穆之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內外肅然不盈旬日風俗頓改

乘大亂之後立良法行善政事半古人功必倍之劉裕不知書武烈雖剛而文致未優第任一劉穆之隨方矯革而裕以身率之未及旬時百官已奉法禁百姓耳目為之一新況大有為者乎蠱壞之時犯難而往濟之治其壞而使

之不蠱故蠱卦有元亨而天下治之義若時旣蠱當爲而不爲又從而蠱之則必大壞而後已觀裕之初其治蠱之功如是其易則知當爲而不爲以至於大壞者爲可惜也

王謐爲桓玄佐命元功衆議宜誅劉裕獨保全之豫州刺史刁逵之鎮歷陽也執諸葛長民送玄未至而玄敗長民還過歷陽逵走爲下所執裕斬之宗族皆死初裕微薄無行惟謐奇之曰卿一代英雄裕與逵樗蒲不時輸直逵縛之謐責逵代裕還直由是裕憾逵德謐

善爲天下國家者不當賞私勞以明二心之戒不罰私怨以容度外之人則公道開而治功立矣古之達者誰不率是道劉裕不學旣迷前言左右之人莫能開道而使王謐逭逼逆之罪反升台司刁逵因執縛之仇不免亦族方圖大

事而賞刑如此何以懲戒在位貽訓後人哉
拍案欲奪漢中左右皆散益州督護馮遜抽刀前欲擊之玄
拔頭上玉導與之曰汝何敢殺天子遜曰我殺賊耳遂斬之
利者天下之所趨而貨寶珍玩又小人之所尤好故中庸
以賤之爲訓成湯以不殖爲賢伊尹以殉之爲刑盤庚以
總之爲戒匹夫本無罪也懷璧則罪矣王莽之末省中黃
金尚六十餘萬斤而竇憲梁冀董卓之滅其貲財至不可
殫數小人所以嫉賢害能欺君擅國而饕富貴者本心爲
此而已其好之也庸人亦好之而謂清士必與我同好清
士不從則又惡之清士勉從則又忌之得失交戰於心胷
中營營不得須臾寧也豈不可鄙之甚哉齊蕭寶卷貪欲無厭
見人法書名畫田宅之美者必以蒲博盡取之乃已尤好

寶玩珠玉不去手其情致汙下已甚而欲建非常之事且白刃在前抽冠導以與之謂人所好與已同謂王之貴甚於死其冥頑不靈一至於是其初亦豈有異於人哉利之與比故末流如此立德立功之士可不堅欲清心防其漸乎

玄既死劉毅以大事已定不急追躡桓謙桓振復聚黨攻陷江陵振見帝於行宮躍馬奮戈直至堦下意欲弑帝謙苦禁之遂下馬致拜而出謙帥百官奉上璽綬及毅軍至謙守江陵振引兵與魯宗之戰毅進江陵謙弃城走振聞城陷奔湏州謙遂奔秦

桓謙之判荆州雖元顯意然朝命也方玄之西兵以至篡帝謙未嘗用事特拒劉裕一戰耳未有大惡也及桓振欲

弒帝謙又能力諫止之率羣臣上璽綬若因是自拔殺振而奉乘輿反正非惟忠國又亢其宗使父冲祖彝雪恥於地下而南郡大族免以叛逆而夷豈不善乎乃為義不終卒與振合身無所措逃奔外域還冦舊都至於喪元君子貴知幾善能復夫幾者吉之先見在勸振之時復之可行係討振之事謙既得而失迷而不復故復之上六曰迷復凶有災眚用行師終有大敗其謙之謂乎

秦主興以鳩摩羅什為國師奉之如神

師之為名教我而我皆法之者也興於鳩摩羅什師其言乎則梵語胡言譯而後明非所以出教令脩法度也師其行乎則不飲酒不茹葷非所以待臣下訓軍旅也師其威儀乎則髡首偏袒服壞色衣非人君所當為也師其道乎

則無父子夫婦君臣三綱淪絕非治國所當用也抑曰吾遺其外而師其內舍其迹而師其心乎則外者內之表迹者心之顯非有二致也夫石虎姚興皆有過人之資者也佛圖澄幻於石鳩摩羅什幻於姚兩主不能辨察而奉之如神化其國俗信向特甚皆不能二世而滅其效亦可覩而為後世鑒者矣

劉毅嘗為劉敬宣參軍時人稱其雄傑敬宣曰此君外寬內忌自伐尚人若一旦遭遇亦以取禍耳毅聞之恨及敬宣為江州毅言於裕曰敬宣不預建義宜令在後聞已授郡實為過優復為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自表解職

人苦不聞其過聞之患不能改有過不能改而又憾夫議己者民斯為下矣劉盤龍以雄豪自許心不服裕燕將有

爲必不徒然也人評其短所宜反躬內省去所短而圖所長則德慧日新而智術日明于以用人人必爲用于以建事事必有成今毅於敬宣故所事也敬宣之言又深中其疵毅乃介然挾恨使敬宣避職而畏己然後快於其心他日又以一食之銜慫慂徙庚悅克伐怨欲皆必行焉其能免乎

南燕主備德寢疾引見羣臣議立超爲太子俄而地震百僚震恐備德亦不自安還宮疾篤段后問超可立乎備德開目頷之乃立超爲太子

西漢賢主始即位即制陵邑不以爲嫌也況於建儲立嗣之大事乎固無疑忌遷留之意也故始即位即立太子不以爲逼也夫此當承平無事之時尚不可緩況國家多故

外難方殷而翫歲愒日必待事卒而後定乎備德無子使

超不歸意豈無所屬慕容氏亦必有賢君可繼已者矣不

幸超自遠而至又能矯情飾貌以中備德之心而其不足

以保燕者天地實告之故方擬議之時地忽震動其儆戒

豈不著明哉備德心固知之以疾所困欲變計不可也則

喑嗚頷首而已此不豫之咎也豫之義三逸豫者人之所

悅猶豫者人之至戒備豫者君之善政孔子曰事豫則立

備豫之謂也

初魏主珪滅劉衛辰其子勃勃奔秦秦高平公沒奕干以女

妻之秦主興見而奇之以為安遠將軍使助沒奕干鎮高平

以三城朔方雜夷三萬配之興弟邕曰勃勃奉上慢御下殘

貪猾不仁恐終為邊患興不聽待之益厚及秦魏通好勃勃

怒乃殺沒奕于而并其衆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奔秦姚興甚奇其才而衆言其奉上慢御下殘不可
近興將奈何欲殺之乎則無義姑存之乎則生患不若因
其才而用之猶爲適中其失在於授以大衆爾亦于與興
比興不得而畜之乎初沒奕于憐其來而女之至是勃勃
襲而殺之漠無甥舅之情何有於秦王故忘族類之殊忽
野心之戒者雖夷狄不能得之於夷狄況中國乎
南燕主超母在秦遣使請之秦王興曰符氏大樂諸伎悉入
于燕燕今稱藩送伎或送吳口千人乃可得也超與羣臣議
左僕射段暉曰不如掠吳口與之張華曰侵掠鄰國兵連禍
結非國之福陛下慈親在人掌握豈可靳惜虛名不爲降屈
乎超乃稱藩奉表于秦秦使韋宗報聘超議見宗之禮華曰

宜北面受詔羣臣不可超曰吾爲太后屈
慕容超以母未歸之故違衆言降尊號稱藩于秦方之大
舜視弃天下如敝屣豈曰速之去乎嗚呼超可謂孝矣然
非張華決議以兵連禍結爲非福以慈親在人掌握爲大
憂以虛名不足惜爲輕重之分以感動超心則超誰與成
其孝嗚呼華可謂忠矣華忠於下超孝於上稱臣下拜慈
母遂歸孝涌神明忠行蠻貊超與華可謂咸有一德矣昔
漢高帝不知出此忍其小忿以成全擴瞻俎上無兒子之
心臨廣武無降屈之言分一杯羹何道之悖也謀臣有良
平闘士有信越亦不能如張華出一語以啓帝意而增益
聖孝者然而漢高以興垂四百祀燕超享國不四五年身
爲俘囚服刑都市成敗禍福懸絶如此理不可曉豈天數

耶抑人事耶此固尚論者所宜詳愼而不可苟焉者也

南燕主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大風晝晦超懼大赦

郊之爲禮天子所以對越上帝也上帝雖無情而感應之理如響之從聲也若其保佑景命則將事之時風雨不作宇宙澄霽嘉祥協氣若顧若答否則反是考之方冊自古郊祀而有變異不得成禮者惟慕容超與楊廣爾二人者旋踵而亡且受誅戮然則郊祀而有變異乃國家亡滅之大徵中庸所謂必有妖孽者可不深加儆戒而重有修省乎慕容超方且政刑不恤游畋是好杜忠良而讒諛進暱聽受而勳戚離未嘗知憂未嘗知懼矧此大異又在賤尊爲毋孝道光揚之後天之報施若有震怒然超於此尤宜三思致之之由而

終焉是忽使區區小孝不足以贖覆亡宗社之大罪悲夫

南燕主超以大樂不備議掠晉人以補伎韓諱諫不可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

超之所爲是不可解者也自有大樂捐以與人乃侵掠強鄰以補工伎此猶出己帑藏賂諸敵國復斂百姓以實府庫何其愚也縱以太后之故含輕取重不惜先代遺音可矣何至俘虜鄰國之良人子女使爲俳優侏儒乎超前此未有取亡之道也爲此舉然後亡形見矣

劉裕伐南燕南燕大敗司徒惠請乞師于秦衆議恐秦不能救惠曰秦與我分據中原勢如脣齒安得不救但不遣大臣則不得重兵尚書令韓範爲燕秦所重宜遣之乞師超從之

方是時秦強燕弱燕受秦惠而未報也而慕容惠謂分據

中原勢如唇齒何言之誇而不切於事情與秦歸超毋豈徒然哉因將以柔屈燕心而取之也超毋在秦一老嫗耳秦何利焉歸之於燕則莫大之恩也夫施而不求其報惟盛德爲能而秦與國亦羌戎之桀黠者耳豈無責報之心乎正使劉裕不伐燕秦亦且遣軍而收燕矣

初燕中衛將軍馮跋得罪於燕王熙熙欲殺之及熙送符后葬跋遂作亂推慕容雲爲主閉門拒守熙還攻城不克而走爲人所執雲殺之遂即天王位復姓高氏自以無功德常畜壯士爲腹心未幾爲左右所殺衆推跋爲主跋讓其弟素弗素弗辭跋乃即位以素弗錄尚書事素弗少豪俠放蕩嘗請婚於左丞韓業業弗許及爲宰輔待業尤厚申拔舊門謙恭儉約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高雲初無取國之心事起馮跋雲若見幾當跋之請拒而不受可也跋棄人也既弒其君而不欲當其名故以雲蔽己脫有唱義靖亂者則歸獄於雲人情無變則殺雲以自取借乎雲之墮其計中也平陽君豹曰聖人甚禍無故之利雲非慕容氏之親賢勳望坐而得國可謂無故之利矣使其深達猶不可保而況忌馮跋別樹腹心段業之士祇目前事而雲不知鑒焉其及也宜矣素弗夷狄之人也乃能不念舊怨濟以恭約躬率於上不專威刑中國得志之士有不及焉可不謂賢哉

初魏主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子紹兇很無賴珪嘗譴責賀氏欲殺之紹年十六弒珪于天安殿

拓跋珪殘忍多殺不善之積其事好還一矣殺人之夫而

納其妻且姨母也能無怨乎怨毒所鍾其子得之出乎爾
者反乎爾二矣是歲四月恒山崩珪不以爲戒既而雷震
魏天安殿東序珪以衝車攻兩序盡毀之是與天敵怒也
三矣一人而有三大罪所謂自作孽不可逭者弑逆之禍
乃在天安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書曰惟天明畏而或
背怨於天變亦獨何哉

劉裕既平南燕忿其久不下欲盡坑之韓範力諫然猶斬王
公以下三千人沒入家口萬餘

劉裕非有弔民伐罪之意爲晉復境之略也假仗大義張
其功烈聳服遠近以圖纂耳是以既克廣固肆行誅殺亦
由天資鷙猛輕狡無行又不知書故不能勉於仁義之近
似者而致然也使其選建賢材分治其土布惠施仁剗除

苛法以誤國而斬張華以阿諛而斬李宣以敗政事而斬公孫五樓豈惟燕人慰悦感服德威旁暢秦魏之人亦且延頸企踵有來蘇之望而拓跋氏姚不得高枕而卧矣孟子曰不仁之人或可以得國未有得天下者於裕見之矣

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乘虛襲建康循甚不樂此舉無以奪其計乃從之順流而下舟艦甚盛既聞裕還欲退道覆固爭乃進至淮口道覆請於新亭焚舟而上循曰不如案兵待之道覆嘆曰我終為盧公所誤事必不成使得為英雄驅馳天下不足定也

徐道覆為盧循畫策無不善者使循能用之亦劉裕之勍敵也然道覆長於料敵而不能料主知循不足與有為而強為之謀豈惟不能擇主亦不能處己矣古人有言三折

肱爲良醫惟伐君爲不可故曰師有名兵出無名事故不成殷仲堪楊佺期王恭桓玄以君側爲名猶不克濟試閱道覆以盧循舉兵向闕人之無斯師也謂之何哉是時劉裕方匡晉室亦一時之雄也道覆爲之驅馳豈不什百於卓循哉然則道覆雖能謀善戰直一賊耳

初劉毅在京口貧困與知識射於東堂司徒右長史庾悅奪其堂悅廚饌甚盛毅求子鵝炙悅恚不與毅銜之至是毅督江州奏解悅都督將軍官以刺史鎮豫章符攝嚴峻悅忿懼疽發背而卒

盤龍自許雄傑不肯降意於劉裕然觀其以一言而激毅宣度既挾夫及庾悅之事是以簞食豆羹之恨介介于中待勢力可行然後報復持此欲敵劉裕譬如黃雞矜爪觜

於鵰鶻之前也而庾悅殺身豈無以致之乎方奪射堂之時悅貴而毅賤又斷一炙以辱之使毅而長者則可也不然耻匹夫而無後屢難乎免於其恨矣悅既有此則宜委而去之歸身於朝廷毅亦安能相及乃進不能強退不能弱忿懼而死其自取之哉孟子曰人待我以横逆必自反也悅以無禮而得報不知自反未聞君子之道也

劉毅既據上流陰有圖裕之志求兼督交廣二州以郗僧施爲南蠻校尉裕皆許之毅至京口辭墓胡藩請因會取之裕曰其過未彰不可圖也毅至江陵多所變易會疾篤僧施等恐毅死其黨危勸毅請以弟藩爲副裕偽許之藩入朝裕殺之遂帥諸軍擊毅毅兵敗縊死

劉裕欲圖毅久矣胡藩請因其辭墓而取之豈不甚易而

裕曰其過未彰是未有取之之意也曾未數月乃還西蜀則郤僧施爲毅謀而致之耳僧施者超之從子也習見叔父爲桓溫畫謀恐毅死而身危故勸使請藩不知適所以速劉裕之兵也叛逆之後如沈勁者千人而一僧施之徒以利害爲心無足責也而毅操心不靖有以來之賓主相迷俱陷大難豈不爲後人之監哉

豫州刺史諸葛長民監太尉留府驕縱貪侈所爲多不法常懼裕按之及聞毅死益不自安弟黎民勸其因裕未還而圖之長民猶豫久而嘆曰貧賤常思富貴富貴必履危機今日欲爲布衣豈可得耶遺冀州刺史劉敬宣書曰盤龍專恣自取夷滅異端將盡世路方夷富貴之事相與共之敬宣以其書呈裕

小人之殺身未有不以好利而行險者也長民既與劉裕同心委體又已富貴矣復生異慮是將何圖借使敬宣相從爲亂其權任已隆必不爲下則長民亦不免事人曷若一與劉裕相終始哉夫以驕縱貪侈所爲不法而懼裕之不己容敬宣又安能容己耶又曷若勿驕勿縱勿貪勿侈動循法度之無懼而可安耶是故君子檢身行法以義勝利雖處富貴安百危機小人之所以必履危機者以不安貧賤而思富貴故耳

太尉裕還前刻至日每淹留不進公卿頻日奉候輒差其期一夕輕舟徑進潛入東府旦伏壯士於幔中引長民却人閑語凡平生所不盡者皆及之長民甚悅壯士自幔後出殺長民於坐與弟黎民等皆伏誅

劉裕身都將相手握強兵雖時暫出征腹心在內正使諸葛長民聚衆為亂自當戒嚴入討況方聞異意形狀未彰亦何以匿形詭行伏兵而取之哉既不聲言其罪更以其尸送諸廷尉何典刑之悖謬耶自此左右之人眄眄相同推心委體誰復自信以此劾一官帥一旅尚非安身之道而能奄取大器不曰幸乎

司馬休之在江陵頗得江漢民心裕惡之休之子文思在建康會有司奏文思擅殺國吏裕宥之休之上疏謝罪請解所任不許裕執文思送休之令自訓厲意欲休之殺之休之但表廢之裕由是不悅

荆州重鎮劉裕若不欲假人則勿以授休之可也既已授之又惡其得民心是休之進不得為循良以猜見誅退不

得爲罷軟以罪被殺矣文思捶死國吏有司之奏亡然未必有也誠使有之自朝廷 道行法休之亦何悲哉乃宥而不治使休之除之休之以是故乞解所任表廢文思勵已盡矣而裕怒其不殺甚哉裕之爲人狡險忌克也烏有抑人自殺其子耶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楚靈王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子乎裕獨無子耶處心積慮若此其子孫不善之應亦云酷矣後之人猶不監也悲夫

南涼王傉檀討唾契汗乙弗等部使太子守樂都河南王熾磐襲之虜其妻子徙其百姓傉檀退無所歸遂降于熾磐歲餘熾殺之

按傉檀稱爲善用兵纔一勝姚興耳與勃勃戰則敗又五與蒙遜戰皆敗卒大敗於熾磐遂亡其國而殞其身然則

韋宗所謂奇才英器明智敏識者殆見之不盡也且其言秦之羣臣無傉檀比雖以天威臨之亦未保其必勝于以見傉檀兄雖事秦秦終不能有之韋宗知之明矣而其譽傉檀則過也今以其事觀之傉檀殆亦狡譎機辯言過其實者宗爲所蒙覆而不能察也孔明一代偉人猶失於馬謖故以言取人真古今之難事歟

裕收司馬休之子文寶文祖賜死發兵擊休之

劉裕欲取晉而休之居上流非已利也故討而去之然亦太無道矣雖欲加之罪不患無詞裕所奉之詞及以文思擅殺國吏也文思在建康休之在江陵既非同情父子有犯亦不相及況休之請解所任表廢文思又引咎待命了無一事可假而尋之一旦誅其二男發兵擊之無道若

是不亦逆人心拂天理乎雖戰勝攻克得志一時而後嗣相屠殆至絶滅亦何利耶古之人所以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使魏晉五朝之君稍知其義亦或少省矣

休之奔秦秦主興以爲揚州刺史唐盛曰符讖言司馬氏當復得河洛今使休之擅兵於外若縱魚於淵不如留之京師興曰苟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脫如讖言留之適足爲害

姚興可謂賢矣使休之等叛晉而來執而送之可也戮諸境上可也今以不容於劉裕之故則事異而情殊矣故予之兵授之任無收納叛亡之嫌而有護持晉宗之美又能不信讖緯猜忌來者大度廓然非夷狄所能爲也

裕伐秦假道於魏魏之守將驚走魏主嗣遣使問故裕謝曰

洛陽晉之舊都而羌據之諸桓宗族司馬休之等皆晉之蠹也而羌收之今將伐羌非敢為不利也

裕謂羌據舊都義當討伐可也而以司馬休之為晉室之蠹何自欺其心又以欺人耶詩不云乎鼓鍾于宮聲聞于外裕方入關猶未克也而勃勃已料其不能久留王買德崔浩已料其歸必篡心事露布千里之外知之莫可掩已方自聲言休之蠹晉誑于魏人不知為晉患者定誰氏耶掩耳盜鍾適足以為敵人所笑耳

裕遣王弘還諷朝廷求九錫時劉穆之掌留任而旨從北來由是愧懼發病

劉穆之之死與荀文若大同而小異不及時推戴此其所同也曹操九錫由董昭獻言而劉裕九錫則出於己意此

其所以異也或稱之爲人腹心所圖者何事王公之年各垂六十矣彼其欲速之心以日爲歲而苟劉不知有發大議智有所困以爲他人功稱之雖無董昭者先之而事幾已失縱裕不見殺其待之必薄不得爲佐命元功而譏間所由入亦歸於死此稱之所以愧懼而卒也嗚呼爲人謀不善事其難如此彼漢高光武之臣豈有此患哉

齊郡太守王懿降魏言劉裕在洛宜絕其歸路可不戰而克魏主嗣以問崔浩浩曰今雖有精兵諸將非裕敵也不如靜以待之裕克秦而歸必篡其主陛下按兵息民以觀其變秦地終爲國家有也嗣笑曰卿料之審矣

九州之離合其有數耶抑人事耶人事之不至是則數耶劉備爭荆州曹操已入漢中可以取蜀而不取劉備敗于

巴峽陸遜乘勝勢可以追而不追類有使之者疑天數也魏嗣若有南窺之志當劉裕西師豈非天與之良會縱不擒裕亦足以蕩搖而破散之此理甚明而爲崔浩所持使裕來往安舒如涉無人之境豈非天乎或曰劉裕平桓玄取南燕破盧循殺劉毅走司馬休之功烈甚大亦何恐焉曰裕本心爲圖晉不爲興晉也迹其行事徒恃其詐力無當於人心者是以可惡也魯相公遂與戎盟春秋書至以危之魏之君臣誠能先據彭城斷其歸路要擊其中追躡其後裕得脫身幸矣豈不危哉

裕至潼關王鎮惡請帥水軍泝流而上以趨長安裕許之鎮惡至渭橋身先士卒大破秦軍秦主泓降鎮惡性貪秦府庫盈積盜取不可勝紀

心無二用則思慮精而智術明中人以下亦足以自持心有二用則物欲重而智術蔽中人以上亦足以取敗方鎮惡之未入秦也身先士卒不避艱難何其持筭嚴厲忠篤也既克長安功無與二檢身律下以待裕至裕必有以處已矣乃意在貨寶竊取爲藏以磊落之才爲攫金之行一何鄙歟功成而意滿財盈而氣昏向之嚴厲專精變而爲驕怠貪鄙莫覺莫悟死於匹夫之手自古如此者多矣可不戒哉

裕東還以次子義真爲都督雍梁秦三州諸軍事時年十二留王修爲長史王鎮惡爲司馬沈田子毛德祖爲中兵參軍傅弘之爲從事史關中人素重王猛裕之克秦鎮惡功爲多由是南人忌之田子弘之譖於裕曰鎮惡不可信裕曰今留

此將士精兵萬人彼為不善正足自滅耳裕將行又私謂田
子曰卿等十餘人何懼王鎮惡
劉裕真小人哉以關中人素重王猛而鎮惡其孫也故寵
以龍驤之號畀以上將之符藉其威聲以克西土及得之
則猜忌生焉既納田子譖言且謂之曰卿等十餘人何懼
王鎮惡是以南人自為一黨舁鎮惡而不恤此何心與義
真年才十二既不能制御諸將而沈傅諸人權均力齊莫
相統一是裕以辛勤得之而以猜忌失之蓋其心不在於
有秦特欲立功于外以脅服于內遂其簒立之計耳仁義
不施誠心不著專以權譎武力行之撫心如此而欲建久
長之基不亦遠哉前史以輕狡無行目裕蓋盡之矣
裕以世子義符鎮荊州張劭曰儲貳之重四海所繫不宜處

外乃以義隆代之以王曇首爲長史裕謂義隆曰曇首有宰
相才汝每事諮之
義符世子也國之儲君之副代已者也遺之以忠賢教之
以道義則待世子之道也義隆諸子也付以方州得可爲
方州者助之足矣乃曰王曇首宰相才也汝每事諮之是
啓藩王覬覦之端矣此裕不知古訓之過也
裕以讖云昌明之後尚有二帝乃弑帝而立琅邪王德文
聞有憫人國亡扶而興之者矣未聞滅人之國而爲己國
者也聞有惻人世絕求而繼之者矣未聞絕人之世而昌
己世者也以仁言之則無惻隱以義言之則無羞惡以禮
言之則無辭讓以智言之則無是非無是四者不可名之
曰人而亂臣賊子冒利而行以成爲功以得爲能國賊以

士世隨以絶亦不顧也帝王既遠聖人之道衰士無過惡揚善之人下無伏節死難之士遂使凶姦狡桀之徒相推相奉恣肆而無所忌此志士仁人所以撫卷而太息也劉裕嘗自言曰我當横尸廟門遂其由來以身許國之志以此激勵士氣遂破盧循及西師攻秦又以司馬休之之徒爲晉蠹患而秦收之以爲秦罪遂擒姚泓莫非仗義爲己聲譽今而欲速遂行弑逆取國如此而欲子孫永保用享是以天爲茫昧而無虧盈禍福之道也苟不以成敗得失論事一以義理斷之則千古是非如指諸掌而知所去取矣

致堂讀史管見卷第九